

# 火玫瑰

東方月著



# 贈捐教授賜天共

火 玫 瑰

東方月 著



國際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 目錄

|       |    |
|-------|----|
| 巴王出京  | 一  |
| 第二齣   | 七  |
| 添丁    | 二十 |
| 火玫瑰   | 二六 |
| 海濱的故事 | 五一 |
| 引狼入室  | 六一 |
| 自毀    | 八九 |
| 後記    | 九六 |

# 巴王出京

你又一次搭「巴王」出京了。

黃昏後，夜幕低垂了，巴王載你回到露天茶座的路邊停下來，司機息了火，下車走入茶座，眼服務站的經紀談什麼，似乎無意開行。

你自個兒在車座上抽烟，很閒適。

茶座的空地上，一個紅坎肩紫頭巾映基褲的飛女，好像幽靈似的在灰暗的暮色中幌呀幌的，口中直喊叫：

「開車呵！怎麼不開呢？」

像這樣兒的迫切，不耐久待的焦急，你是領會的。那味兒，很不好受。獨獨這次改搭夜行車，倒是等閒了。然而，你不急，人家可急煞呀！紅坎肩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你不憐香惜玉嗎？那未免不近人情了。何況，她親口向你求助呢！她要趕緊，必須在子夜十二點以前到新山，希望立刻開車。可是，搭客只有她和你，在情理上，是該補貼的。至少是包車的六成——三十六塊。

好在她並不吝嗇，自願付出二十元。請你包尾，同舟共濟，你是義不容辭的。

摩多開動了，司機退落右後座，駕車的却是另一小白臉。據說，他們是同學，現在是同行。他

的車在新山入塢，此行是弄邦。

巴王駛過了半山巴，把熱鬧的喧囂和耀眼的燈光拋去了，直向冷落的長路駛去。很出奇，青年司機總愛跟女客閒聊。紅坎肩到也健談，儼若市井的外交家；她據前座，敲斜着身子，滔滔而言，以一敵二，兀自佔了上風。說的得意，哈哈大笑。你在左後座，照例是打盹，尋夢，很有獨善其身的雅量，全然不嫌她和他們的絮聒，倒給你勾回來記憶。

那天午前十點，你搭巴王出京，後座同坐的是一對中年夫婦，很文靜，前座却擠着二個時髦的女客，很像是同流的姊妹花，一直在跟那青年胖司機胡扯，毫無忌憚。

這本是滿座的，但那胖子還要去接另一女客。車子開到八打靈，在斜坡上的住宅區轉來又去，足足半小時，沒有找着。你可急了，姊妹花更不耐煩，心有不平了。

再一轉，終於找到了，是個十六七歲的女學生，很苗條，擠在後左角。她冷冰冰地一臉驕矜自恃的神色，似乎很以為委屈，那胖司機還有傻勁向她開玩笑。

「啊呀！妳害我們找了半天！」

「那只怨你沒眼睛，」女學生一點不客氣。「我從星加坡初來，都能找得到。」

胖子碰了釘子，答不上腔，很尷尬。倒是姊妹花却抱不平了，她們大說風涼。

「真是沒眼睛，自討沒趣！」姊妹花一唱一和，「原來却是加爾各答。」

「妳們要睜開眼，不能瞎說傷人！」

「妳是什麼東西？人家說話關你屁事？」姊妹花同聲叱斥，還側過頭來，神色好凶。

「妳們什麼東西？要打人？」女學生不甘示弱，還使用罵人的紅毛語。不料對方聽得懂她的惡意，立刻爆炸，說打就打，大施鷹爪功，女學生吃了虧，右肘以下血痕斑斑。啊啲！這還得了？她見到血痕，竟放聲哭了！直喊叫「停車，停車。」胖子司機只好勸說了。但她不依，一路喊著要去「波里士」。

「波里士又唔係妳老豆，」姊妹花又唱高調，「至多廿五文，嚇得邊個者？」

女學生已知遇到勁敵，倒不理會了。只一意喃喃地罵那胖子司機。

車子到火治街天橋底下，中年夫婦忽然打了退堂鼓，要下車了。女學生趁機下車，抄了車牌，悻悻地去了。

胖子司機呆住了，你悶了半天。這才開口說教了。你指出前途的危機——截捕，充公，坐監，一語打中胖子的心病。他是無牌「巴王」，害怕途中給扣捕，不敢冒險，只好送你和姊妹花回服務站。星加坡是「行不得也哥哥」了！眼看到手的肥鴨，突然給飛走了，胖子司機非常沮喪！

「誰叫你貪多一客呢？」

「貪圖十二元，反而丟了六十塊！」

胖子司機啼笑皆非，自嘆「倒楣」了！

×

×

×

紅坎肩得意的大笑。把你叫回到現場。

巴王長征，很快出了花城，穿過火車橋洞，朝坦平的大路馳行，小白臉開足八十里的時速，風馳電掣的飛奔，紅坎肩很滿意，至于自願作東，請吃飯。

八時一刻，到了金馬士峇魯，車在小飯店門前停下來。紅坎肩很素熟，要了咖啡，又要了四客飯菜，然後禮貌的請你相陪。

你似乎欣賞她的世故，不忍拒絕。

二個小白臉，毫不客氣的大吃一頓。

飯後開車，司機易手了，紅坎肩仍然開心，有說有笑。司機却慨嘆世道的艱難，他們高中畢業了，找不到合理的工作，不得已來幹這一行，原是服務旅客討生活，却給視作犯法的勾當，隨時都有危險。每次出車，總是提心吊胆，一路上賠小心，還要滴油，孝敬。受了許多委屈，這種生活不好過，又無出息。早知如此，當初就不拚傻勁了。

紅坎肩很表同情，却又大發宏論。

「所以，不必讀太多書。」她說：「即使讀了大學，不被承認，又有什麼用？我弟弟和妹妹，都已停學來做工了。我知道，愈早愈好，再遲幾年，找工作就愈困難了。」

「再說我自己，只讀到小五，還不是一樣掙了錢。我相信，多讀下去，就沒有這個機會了。現在，我能供養父母，感到很滿足。如果我弟弟讀大學，我是能供應的。不管是三年，還是五年？但又何必浪費呢？」她一頓又說：

「人生的目的是掙錢，生活。做了博士，也不過是生活而已，並不是百萬富翁。」

「哎！我們要改行啦！」司機囁嘆了。

你在朦朧欲睡之中，聽得一驚，不禁感慨萬千！「博士並不是富翁」，這是不錯的。也沒見德士車夫發財的。但，讀書真是浪費嗎？這可使你困惑了。——眼前這兩個高中畢業生，分明不如小五程度的紅坎肩。即你自己也大嘆不如哩！從事文教工作三十年，還是兩袖清風，你於是領悟了現社會的真象，生男不如生女好，尤其不如歌唱的受歡迎——「一曲紅綃不知數」，從古已然，于今就更熱門了。

巴王在大路上飛馳，好不威風，逢車剎車，只一閃，便飛越過去，很像快刀斬將，全無敵手似的。紅坎肩非常得意，大加讚許，還邀小白臉，等下到她的酒吧時，大家飲一杯，慶祝她的順利，及時歸家。

夜很靜，只聽到車輪滾動的索索聲，偶爾亦有一聲車笛的哀鳴。

紅坎肩還是侃侃而談，毫不忌憚的自敘身世和光榮史，她會吃虧、捱苦，如今算是得志了，撈了一大把，不過，她也明白「人老珠黃不值錢」的悲哀！事事都要爭取時間，她坦白承認，女人三十出頭，就開始走下坡了，她必須儘可能的斬菜頭，再撈一筆做資本。

你又駭然了，紅坎肩是十六歲的村女獨闖社會，白手成家的。她的勇敢，她的雄心，真要愧煞鬚眉了，她正在人生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啊！

你於唏噓之餘，只好裝聾，尋好夢了。

## 第二齣

### (一)

新年起來，風候格外涼爽，很有北國仲秋的意味。

星期天，向晚時分。官大姑照例款待那一班素識的「博士」。博士們是常常交手的戰友，一點兒也不客氣。吃呀飲的，高聲大喊，嬉皮笑臉，鬧鬧嚷嚷地一團嘈雜。

猝然，客廳傳來一聲陌生的叫喊：

「姑媽，恭喜發財。」聲音很甜，很悅耳。「新年如意！」

「同同如意。」官大姑隨聲應和。猛一抬眼，才發見是姪女兒官玉芬，很是高興。「阿芬，來來，妳亦喝一杯！」

這是不尋常的點綴。表小姐是挺漂亮的可人兒啊！宛如一朵鮮豔的玫瑰，她到場，平添了好多春色。博士們好似發現了新大陸，很感興趣。大家都熱烈的表示歡迎，嘻嘻哈哈，現場瀰漫着愉悅的氣氛。別有一番情趣！

### (二)

芬姐來探望她的姑媽官大姑，原是傷心透頂了的。她打算住個短時期，藉山城的寧靜，調劑一

下激動的情緒，沖淡她心頭的傷痛！却不料，碰上了這樣兒的場合。邂逅了他，她有異樣的感覺。他熱烈追求，流露的真情，彷彿一股甚麼強大的熱流，闖開了她緊閉的心扉，而且佔據了她全部的心腔。這使她靜止的心湖，從新泛起情感的波紋，慢慢滋潤她心中那枯萎的情苗。

他叫古文雙，是正牌的王老五。

### (三)

古文雙原是一匹放蕩不羈的野馬；還算能幹，却很自負。亦有幾分驕狂，甚麼都不放在心上，瞧樣兒，儼然是個玩世不恭的傢伙。

出奇的是，碰到了芬姐，他給她征服了。於是她和他閃電的結婚——其實是同居吧了！更驚人的是，他突然的轉變，判若兩人。即使他嗜好的搓麻將，也洗手了。很出人們的意外。可是，芬姐却搓得很起勁，很快就取代了他；成天兒打呀打的，真夠勁！

芬姐是曾經風浪，見過世面的，甚麼都要第一。她時髦，服裝挺新欸，鮮明，家裡的布設很齊全別緻，生活好舒適。這給古文雙從所未有的溫暖和慰藉。他才感受到家庭的樂趣。也後悔過去浪漫生活，拈花惹草的荒唐！

芬姐似乎很滿意這樣兒的家庭生活。有時也參加社交活動。但她還能料理家務，照管女兒，體貼丈夫。許多年來，她和他的感情都很親熱和協洽，很使人羨慕呢！

他們的女兒小芬，天真活潑，聰明伶俐，很可愛。增加了小家庭的情趣，有朝氣，這使他和她

都感到高興和喜悅，愛同珍珠。

#### (四)

一幌就已十多年。

現實的社會情況，已經迥然不同了。市情不景氣，商場冷淡風，失業的浪潮氾濫。古文雙的入息大減。而芬姐却仍然是享樂的作風，仍然是大手筆的派頭。也還熱愛打麻將，壓根兒就不知節約。以致手緊，而不愉快。

古文雙是熱愛家庭，熱愛妻兒的。不管怎麼辛苦，他都不出怨言，總是咬牙根，硬頭皮的支撐着。甚至夜晚也找兼差，只圖增加收入，不計勞累。這樣兒宛如老牛拉車，拖着沉重的脚步，慢吞吞地捱下去。年又一年，終於他憔悴了！

糟糕，他多年操作，過度的勞累，結果造成了致命的肺癆病，又患了外瘡，入醫院療治，開了刀，足足留醫了一年。

這個時期，古文雙沒有入息，反而花了不少錢，以致家庭經濟，拮据非常，幾乎枯竭了。沒有米，怎麼能煮飯？芬姐是現實的，生活呀，挨餓嗎？那可不成。怎麼辦？「馬死落地行」——靠自己呀！這個意念才浮起來，馬上就給決定了。

#### (五)

甘榜里的鄰居，都知道芬姐替人洗衣了。也見過她騎自由車送去又接來。煞有介事。

奇怪的是，爲什麼她每晚都要上街？即使是下雨，她還是扮得那麼漂亮，時常更換服飾，好似故意展示她的新款式。偶爾有誰跟她打招呼，她只答：「看電影」，便匆匆地走了。好像害怕人家發現她是違心之言，可是，日子久了，便引起人家的猜疑。

芬姐是很美的，往常她赴宴會，也是挺出色的。不過，現在的境況不同了，替人洗衣，過份的粧飾，就不免叫人議論了。

「夜夜看電影，誰相信？」

「洗衣的辛苦錢，我可捨不得看戲。」

「有人出錢呀！」

「難道是……？」

「人家的秘密啊！」

「她還出新加坡吃風吶！」

「……………」

然而，芬姐仍然是自個兒獨往獨來，彷彿她已忘掉了醫院里的古文雙了。

## （六）

古文雙出院回來了。他很消瘦，孱弱，看樣兒已經蒼老了好多。

他眼見家里變了樣，再也不像是溫暖舒適的家了。經濟破產，自己身上沒有錢，生活也成難題

，同時，他覺察芬姐的態度冷淡，心里很難過。他想：這不是辦法，該幹活兒去。

但是，大病新愈，力不從心，很使他洩氣，失望！

一個夜里，他感到沮喪，正自煩惱！却不料，平地風波，芬姐大發牢騷，罵他無本事，不能養家。他本來一肚子的悶氣，給她這麼一吵鬧，更加痛心，他要發洩，又怕鬧開去，給人笑話，想了想，還是忍耐了，充耳不聞。芬姐從來沒有這麼凶，今晚的反常，分明是故意的小題大作，嘮叨不休。直到深夜，他在謎朦的睡夢中，還隱約聽到她的詛咒聲。彷彿還夾帶小芬低聲兒的啜泣！他感到內疚，難過，幽幽地喟嘆：「貧賤夫妻百事哀！」

## (七)

金鷄長鳴，一聲天下曉。

東方天際泛起了魚肚白，薄霧漫空，晨風淒冷。古文雙瑟縮的走在通往市場的路上，心情無比的沉重。夜來的不愉快，刺激太大，他似乎灰心了，覺得人生已無趣味，索性上茶樓去，消遣一下，看看新聞，至少可以暫時忘掉心頭的傷痛！

古文雙從後門步入金店的時候，店友們都感到駭然。大家都瞪視他。

「不太早嗎？」小夥友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文雙哥，身體要緊呵！」

「創新記錄，應該特別獎賞！」

古文雙近來變得很沉默。這會兒，他仍然默不作聲，只顧安排他的工作。

「別噲嘛，快開店門去。」C老總是老世故，他似乎瞧出了情形的不平常，這才阻止店友們的說笑，一面加緊預備應供的早餐。

古文雙默默地埋頭打造金飾，他懷着萬丈的雄心，意圖重振「巧手金匠」的榮譽。亦奢望回復他的黃金時代。他明白，要有錢，才能夠恢復快樂的家庭。一想起先前的舒適和樂趣，又興奮起來，心湖里彷彿茁長了美艷的花兒。於是他啞然自笑了。

(八)

中午時分，他照常的回家，要吃午飯。可是，他失望了。妻不在家，女兒也不見了。顯然沒有開火燒飯。爲甚麼？他惶惑了，呆楞楞地歇了一會兒，才感到訝異，很吃了一驚。忽然，小芬回來了，她大聲兒喊：

「爸爸，姑婆叫你——」

「媽媽呢？」

「上街去了。」

「妳吃了飯？」他關心女兒挨餓。

「吃了。」

他跟女兒且說且行，心情沉重，突然志忑起來，一種預感，彷彿甚麼可怕的事兒就要爆發了。

「文雙，哎，沒有想到，阿芬——」

「阿芬，她怎麼啦？」

「她說，你這個家，她管不了，也不要管了。」官大姑慢吞吞地說：「她要打工。」

「打工？哼！」他大不謂然。「只怕是要花槍？……」

阿芬的脾氣真不小，怎麼說也勸不來。她還說：要分家——」

「分家？」他一怔，很以為意外。「這怎麼成？」頓了頓，他才幽幽地說：「其實，也沒什麼可分的。」

「她倔強，我知道。但她說；她無意離開你，只要獨立，替你省錢。」

這個話，似乎傷了他的心。他默然沉思。半晌，才憤慨的說：

「省錢嗎？姑媽，我並不吝嗇。妳知道，這些年來，她花掉多少錢？如今，我窮了，什麼都完了。況且病後——」

他想起往事，感慨萬端，很以為委屈。傷心沮喪，却又極力忍住眼角的淚珠兒，不讓它淌下來。

「你不吝嗇，是的，我會竭力的勸說，無奈她固執成見——」官大姑也感慨了，幽幽地說：「她不甘捱苦！」

「她太自私了！」

「你也不用傷心，且待她的氣平了，再勸一勸，也許……」

「只怕不容易！」

「……………」

夕陽沉下山背後，天也快黑了，芬姐還沒有回來。

古文雙賭氣了，他決定這一晚上不工，他在公市吃了飯，很早就回家。他要和她開談判。可是她不回來。等待真無聊，又苦惱！他又燃點一支紙烟，大力的吸一口，噴出一陣烟霧，漫漫散開去，消失了。他頓有所悟，似乎得到了啓示。人生多麼的玄妙，愛情更是不可思議。他就弄不明白，男女的結合，到底憑的什麼？嗯！享受第一，生活多采多姿，心情愉快，才能夠維繫良好的感情，保持長久的夫妻關係。要不然，就很難說了。丟一個，另找一個，並不稀奇。他想起了她的「第一齣」，恍然而悟。他明白她的心再也不是屬於他的了。他亦知道，現今的世界，到底是金錢的力量大，愛情往往敵不住它的侵凌。

(九)

芬姐實行「不合作」政策是積極的，她的意志十分堅決，一點兒也不含糊，外表看來，他和她保持着夫妻的名份，其實，早已是貌合神離了。

雖然，芬姐也回家沖涼，更換服飾，照常的粧扮，却并不作炊事，她帶同小芬在她姑媽的小賭館混食。當然是照常打麻將，有說有笑，怡然自樂。這樣兒光景，好氣煞人！可是，古文雙倒很有涵養，還能忍受，而且趁隙向她規勸，希望她合作，自家開飯。沒有料到，反而惹來她的反唇相譏。

「你不能養家，也不能養自己嗎？」

他受她搶白，感到慚愧，也很尷尬。好一會兒，才訥訥地說：

「我是好意勸告，希望你顧全家庭幸福。而且，長久的累人，也惹人笑話。」

「我有我的自由，人家管不着。」她憤憤地說：「什麼笑話了？你不用管。」

「阿芬，妳該想想，我不用管？這是什麼話？」他受了奚落，勾起來胸中蘊藏已久的委屈，也憤激的責問：「妳在外頭作的事，不太過份嗎？」他一頓，才慢條斯理的說：「看在多年夫妻份上，我勸你懸崖勒馬——」

「好啊，你丟我的臉了，你侮辱我，侮辱我——」她老羞成怒，哭喊着，趁機下台，奪門而出。  
「……………」

這太突兀了，只一句話就弄僵了，很出他的意外，他楞住了，接不上話。好一陣工夫，才喃喃低喏：「女人，一變了心，就不可收拾！感情，哪里靠得住？」

## (十)

芬姐居然弄到一份工作，她出任孟印商行的廚娘，待遇相當好，月薪一百塊，工作很輕鬆，除了早午晚必須依時供應的茶點飯菜，其外的時間，屬於她自己，行動不受限制。

走馬上任了，她正式宣告「獨立」。這個用意是夠明顯的。她時不時的回到甘榜里來探望她媽媽，看看她的女兒小芬。也還上場會會方桌子上的老戰友，仍然有說有笑，很愜意。據她說，商行

的老板，經理，都對她客氣，精神十分愉快，伙食也不錯，早餐還配得一隻鷄旦，這倒是罕有的，也許是異族朋友的特別優待？——她還誇說：「分家」以後，她已在銀行開戶儲蓄了。

這樣兒，古文雙的家，是名存實亡了。他孤立了，常常自個兒躲在房子里發愁，觸景傷情，感到萬分的苦惱！百無聊賴的時候兒，索性喝喝酒，意圖消愁，自斟自酌，看來似乎好愜意。然而，有誰知道他的心情呢？

古文雙是越來越消瘦了，神色憔悴，時不時的咳嗽，痰里邊兒還夾着鮮紅的血絲兒。這使他的雄心消沉了，變得很自卑，往往是低着頭兒走路，什麼都不理會。彷彿他要拋棄這個現實世界，好似現實世界已經拋棄了他一樣兒，本來嘛，他是很有風趣的人兒，人緣也很好，芳鄰們大都對他有好感，小孩子們更是喜歡他，一見到他便表示熱烈歡迎。他也還能憧憬於這一幕往事——

從前，每當夕陽吻着西方的山尖，晚霞染紅了天邊的時候兒，他下班回來，在甘榜的路口出現了，遠遠地小孩們就大聲兒的叫喊：

「文雙叔——」

「雙叔回來了，」

「唔，好好，唔——」他面上總是掛着喜悅的微笑，慢慢兒走近來，點點頭，掏出香口糖，一人一隻的分派，最後，他自己也吃一隻，他說，這樣兒大家同樂，才有趣兒。

而今，是同樣的時間，地點，他出現了；小孩們是同樣的熱烈歡迎，大聲兒的爭相叫喊，可是

奇怪，爲什麼呢？小孩子惘然。大家都以詫異的眼光，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在街角那邊兒，只一拐，消失了。

「他是聾了嗎？」

「……………」誰也答不上來。

## (十一)

古文雙早已陷落無比憂悒的苦惱中，猝然又遭受意外的打擊；他的女兒小芬病倒了，發高燒，說囈，還驚叫「媽，媽——」。而身爲媽媽的芬姐却已很久不見回來了，他很焦急，官大姑也很焦急，至於親自出馬，到孟印商行去找阿芬，他們答說：

「芬姐早已辭工了。」

「辭工？怎麼不回來？」官大姑很駭異，又踱到菜市去，問明了鷄蛋嫂，才確知阿芬不上巴剎，已有半月了，唔，這可不尋常了。往時，阿芬出新加坡吃風，不過三四天就回來，如今，竟至二星期，又辭了工，分明是別生枝節，有意遠走高飛了。這且不管，令人耽心的是小芬的病，看了醫生，打針，服藥，病勢並不見好轉。哪可不是玩的啊！於是，官大姑熱切的盼望阿芬快快歸來。到底，阿芬她才是小芬的母親呵！

「芬姐高飛了！」

「芬姐到底遠走了！」

「哦、第二齣。……」

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山城。芬姐出走，又成爲街談巷議的新聞。——「異族夫人」啊！却是人們茶餘酒後談笑的資料。……

## （十二）

又是一個星期天。

官大姑家里頭分外的熱鬧，方桌上交鋒的戰火非常激烈。比卜聲，吆喝聲，嘻笑聲，混成一片嘈雜。

屋外面正下着瀟瀟的秋雨，還刮着斜風。芭蕉，椰葉，都隨風起舞，好似伸長着它們的臂膊，得意的招搖，互相呼應。

多麼惱人的風雨，自中午直至黃昏，大一陣小一陣的下個不停。門口邊兒濕淋淋，老黑狗也躲到屋角的桌底下，縮成一團，睡着了，這樣兒光景，誰要出門作落湯鷄，才是傻瓜？何況是樂在其中，吃了飯，改組呀，從新入局，再決個勝負啊！

入晚以後，風雨愈來愈狂大，呼呼聲中，不時的夾着隆隆地雷响，很可畏。

子夜時分，小芬的病，猝然起了劇變，好嚇人！請不來醫生，大家忙亂了一陣，到底救不了她，一咽氣，她離開這污濁的世界了，可憐的小芬，臨死還低喚：「媽媽——」。然而，芬姐呢？誰也不知道她到哪兒去？

芬姐失蹤，小芬病歿，二宗意外的不幸，連接落在古文雙身上，現實也太殘忍了！

古文雙他患了很深的肺癆病，身體衰弱。年來遭受坎坷，有太多的折磨和委屈，本已傷心透頂。如今，再加雙重的打擊，刺激太大，吃勿消，舊恨新愁，一古腦兒湧上來，暴怒攻心，急喘，嘔血，終於倒了下去。那一張瘦削枯槁的臉皮，一點兒血色無有，好不駭人！官大姑雖是老經世故，遇上了這樣兒劇變，也不免惶惶失措，直楞着。

不知是誰撥了電話，向「九九九」告急求援。警官帶同技術人員，紅十字車，到現場查勘，錄取了口供，攝影備案。忙了好一陣工夫，才把古文雙連同小芬的屍體，載送醫院。

#### 尾聲

喔喔喔——天亮了。

太陽升起老高，天氣晴和，大地換上了新裝，一派光明的景象。雨後的芭蕉，油田田綠得發亮，格外的蒼翠，新鮮，枝上的鳥兒，正在弄歌喉，調新聲，這邊兒唱，哪邊兒和，很悅耳，好聽。彷彿是在迎接一個碧朗朗的新世界。

## 添丁

你也失業了，那是冷門。你的風度才具，早已教人欽佩。不是嘛，上任伊始，你就以洋洋三千言的書面，答覆并駁斥反對派一個倚老賣老的頑固份子和一個自負不凡的社會文棍，教他們知難而緘默。嗣後，吳主席宣佈了內幕真象，遂使地方上的領袖和賢達，都刮目相待，而且，翹起短指，稱讚你是當地三校長中挺傑出的一人。於是你的聲名鵲起，一躍而成北馬一帶文教界的聞人。隨後你又領導同志，從對方手上爭回教師會主席，獲得「力自」社的嘉許。然而，你竟「挂印」而去了，好不出奇，爲什麼？難道不是「五日京兆」的歪風使然？但是你的書生本色，傲岸自恃，亦未曾不是一個致命傷！雖然你的節操，你的行徑，絲毫無虧於名教。

×

×

×

五十年代，社會的派系競爭激烈，儼若水火。白字派和金字派的壁壘分明，雙方都不讓步，更不能妥協。而你正年青氣盛，卓立於群外，不甘委屈，自不免於落寞了。落寞，失意，就可以「辟穀」嗎？你不能。不能，便只好埋頭筆耕了。可是，區區千字五塊錢，濟得了什麼？羅的哥松，咖啡烏，且將就捱一捱吧！你尤珍惜面皮，不肯貽人嗤笑。倒是相知的朋友還不錯，雖然楊和陳經營的收入有限，能夠分潤，即使是點點滴滴，也等同甘露了。像這樣兒患難相濟的友誼，才值得珍重。

啊！

書生無用，自古而然。絞腦汁而求衣食，生活用度拮据是必然的。於是你徒步以當車，一毛錢也不肯輕用，真是儉得可敬，要是早幾年有這樣兒的美德，又何至於兩袖清風呢？你感傷了，好客，慷慨，疏財，至於浪費了最後僅存的五千大鈔。

x

x

x

尊夫人懷孕已到了順月階段，你們的第二結晶，快要面世了，在在都要用錢吶！怎麼應付？你担心了，盼望館方的稿費，能夠及時使用——一路行來，思緒凌亂，至於幻想『西江水』的湧來。天財？可能嗎？到了家門口，尊夫人正在等你呀！這是現實，入門笑，你無有，只是悽然的苦笑。貧寒夫妻百事哀！你又感嘆了，聲名榮譽值什麼？呸！不能當錢用，不能當飯吃，有屁用？

還好，你沒有忘記太太的「十三太保」——保生的良藥。產婦的奇珍至寶。

晚飯後，你和太太在灯下閒話家常，逗着一歲半的大兒玩呀笑的，享受天倫的樂趣。這是真正的生活情趣，那怕是片刻之歡，也是可貴的。因為你已經忘了一切的憂悵和煩惱。

十點多了，你正在灯下寫什麼，尊夫人突然肚子作痛，呻吟，你駭詫，迷惑而忙亂了，驚動了二嫂子，過來探視。二嫂子經驗豐富，一望而瞭然，馬上動手收拾應用物品。你轉驚為喜，匆匆出門找車子去了。

到了育兒院，已是凌晨一時了，從電梯升上二樓。護士長一見就埋怨：『怎麼不早來？慢都濕

了呀！」她們扶掖尊夫人一徑兒踱入生產房。隨即扭開大照燈，房里光亮如同白日。又打電話報告李院長，你跟二嫂子并坐，視線直對大玻璃門窗房裡的太太翹望，在靜靜地等待好消息。

二嫂子打盹了。你點了一支好采提提神。忽然思潮湧起來感想；聽說有些婦女視生產爲畏途，因顧忌而耽心，是真的嗎？去年你在任所，不及陪太太，給她壯胆，她是自個兒來的了，那第一胎，是不是很担心？你全不知道。周末你渡海回家，一聽到太太已產了男孩兒，仍住院中，馬上趕到育兒院，在產婦臥室中，見到太太和寶寶，你興奮的微笑了。那笑容，流露了初作爸爸的歡欣。那愉悅的神情，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呵！太太告訴你，是星期三的午後，院長注射了催胎藥劑，才生下來的。你暗暗吃了一驚。……

乍然聽到嬰兒的啼聲，你感到安全了，站起身來，白衣天使已迎面而來了，她笑說：

「恭喜陳校長，又是男孩兒。」

你很高興，隨她踱入生產房。——深夜裡，是例外的准許。

尊夫人仍仰臥在活動的產床上，注目斜睨你，嬌慵的淺笑，顯得很疲累。你報她一個會心的甜笑。你和她的眉宇間，同樣的洋溢著歡慰的神情，兩心相應了，互相凝視的眸子裡，都含蘊着千言萬語的摯意。

今晚，你上了新的一課，是人生的戰鬥。你和太太併肩，你壯她的胆，她上場，一上場就用力作戰，到也順利，好快——不像去年的挨了六小時——母子平安。這一舉，給你添了丁，不啻國慶會

加一名新秀。——姑勿論他年成龍還是犬？賢？不肖？一定要好好地培養他。

護士長告訴你：「嬰兒六磅半，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吧。」你致謝她的善意款待，同時感謝滿頭銀絲的李院長。他犧牲睡眠，漏夜趕來照顧他的產婦——尊夫人和誕生的小寶寶。這樣兒負責任的服務精神，實在應該欽敬。國家正需要這樣的專門人才。可是，他却要退休了。——其實，他早已超齡了。

天上的星兒寥落了，薄霧迷濛，平添了料峭的寒意。你和二嫂子瑟縮的朝着回家的路上走，周遭很靜寂，大路上冷冷清清，不見有車子往來，也沒有別的行人，倒是路旁并排的街燈，還放射着淒清的寒光。

回到家，天也微微發白了。你已困倦，和衣躺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x

你每天給太太送食物。也作慰問。她很得意的說：「這回很輕鬆，一點也不痛苦，也許是十三太保的功力？」

x

x

「產前服食保生湯，再好不過」。你答：「那晚上，我還不知是巧合，很惶惶！」「我也不曉得。真是太好了。」時間已到了，產婦都必須按時休息。……

第六日上午，你又到院里去。尊夫人惦記家中的大兒，決心提前出院回家。但要繳例費，還不敷廿元。你又傷腦筋了；別人欠的收不回來只好四處去張羅，溜躑了半天，栢油路到底踩不出青草

來。真洩氣，倒還湊巧，在同鄉公所，你碰上了你的「家爺」，他沒錢，却有熱情和義氣，設法給你挪移到手，解了困。你的人緣蠻不錯啊！

你接太太和寶寶光榮的凱旋了。大兒復得了母愛，份外欣悅。彷彿還有小別重逢的親暱，纏住媽媽不放手，小心靈似乎知道他已添個小弟弟來爭寵了。母愛直如春風化雨，處處齊平，小兄弟倆同樣的沐浴在慈祥母愛的洪流里。——孩子的天真，可愛，給你太大的鼓舞。

新生的次兒彌月了，湯餅會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從簡了，真太冷落，不像去年校長父親那麼排場，更沒有擺酒宴客的熱鬧。你自愧，很爲次兒不平。孩子啊，不是爸爸偏心，也不是吝嗇，只是不能如意呵——尊夫人也感慨了。

「到底是校長有派頭，兒子也體面，校董和教員，都送禮物致賀，單單雞蛋就干把二千粒。」她無限惋惜。「只隔一年，小弟弟的福份，相差這般大！」

這些話引起老姨母的憤慨，她說：

「你去年擺酒請的許多朋友，難道都不知你添丁？」老人家略略一頓，又說：

「人情看冷暖，可知還是校長好，你怎麼不做了？」

你默然。似乎感到內疚！

「他就是這個脾氣嘛！」尊夫人補充說：「愛面子，慷慨，去年還請酒樓啖！在家里擺的酒，已是第二回了。」

「哼，要是今天你擺酒，他們就都準時來吃酒了！」老姨母感喟了。「教你知道呀！你失意，人們都忘記你了！」

你無言，感到羞慚，但你亦恍然而悟了，頭角太稜，不合世俗。而且，手縫太鬆，隨使用錢，以致拮据。才會落到這地步。——「窮似猛虎，驚走六親！」

失業還沒有半年，你已吃足了苦頭，好的是，你因而明白了人生真諦。月兒呀，有圓缺，海水也有潮汐，那末，人生的豐瘁有時，也是很平常的事兒呀！埋頭捱下去，水漲船自高呵！你於是坦然了。

# 火玫瑰

## (一)

星期六，晌午。

孔次山他又一次到P城來渡周末。他雖然喜愛東方花園的風光景色，其實呢，也有不得不然的要務，他必須及時料理清楚，算來可以說是舉兩便。偶爾，還有意想不到的巧合，那就是額外的收穫了。

他匆匆地到銀行辦好了例常公事，這才從容的開車到大羅天飯店。素熟的茶房，接了他的手提包，進入預定的九號房，扭開了電風扇，才退出去。天氣太熱，他歇了一會兒，才抹電話給劉大乙，查問行情，碩莪行方面，有沒有新盤口？末了，還約他五點半一塊兒吃飯。

孔次山他沖了涼，似乎是長途趕車的勞累，自個兒躺在床上休息。咀吧噴出一陣烟霧，嫋嫋上升，只一瞬，就消散得無影無踪，他的神情很優閒，却又好似勾起了什麼心事。他在悠思，在冥想。許多往事像瀑布，像山洪，直湧過來。終於，他跌落在翻亂的激流里，旋轉着滾去。

.....

新年的歡暢游樂，教孔次山大感興趣。眼界也擴大了好多，使他對社會人生有了新的認識，知識的領域也擴展到更廣大的境界。他覺得他彷彿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於是有自得的喜慰。

上元節來了。他的游興似乎還很濃，這一晚，他的興緻勃勃，躍躍欲動，劉大乙爲要討好他，爲要增進他和他的感情和友誼，誠心的邀孔次山一塊去逛世界。他們開車直上丹戎武雅八英里海濱的松園茶居，聽了一陣海浪洗岸和松濤的交響樂，心情舒爽了，又回到市光舞廳坐台子，老劉的舞姿美妙，舞步靈活而輕鬆，教孔次山大嘆不如，最後，老劉把孔次山帶到一處清靜的地方兒。

「哦，劉先生，久見了，這位——」

「次山舍，和和碩莪廠董事經理。」

劉大乙反客爲主的介紹：

「這是N太太——桂五姑。」

「唔……」次山舍點了點頭。

老媽子送上了香茗。

「還是樓上清靜，可以談話。」五姑這話，分明是爲次山舍說的。

「……」

劉大乙他是素熟的，捷足先登了。

次山舍走到樓梯頭，瞥見窗口外邊兒的後廳是個「戰場」，在方桌子上交鋒的，都是年青的女性，很覺得出奇。

樓上有個小客廳，布置很簡單。一邊是過道。另一邊却供着觀音菩薩的畫像。

前頭臨街是個臥房，粧台，鏡櫥，全套是新式的布置，還有小擺設，也很不俗。光景很像有錢人家千金小姐的香閨。壁上掛着二幅風景畫，一幀八寸的半身照像，彷彿女明星那麼的時髦，引起次山舍注目。

「怎樣？N玫瑰，」老劉低聲兒說：「五姑的契女。」

「契女？」

房外傳來了一聲兒清脆的招呼。

「劉先生，還有誰呀？」

孔次山回過頭來，瞥見一個粧扮入時的年青女子，原來是影中人，她的笑靨上略略帶點兒清瘦，這清瘦並不減少她的秀色，她一來就替次山舍和老劉燃點紙烟。大家坐下來，她自己也就燃上一支。

「玫瑰，該請客啦？」老劉打趣了。

「酒？要得喝個痛快。」

「好吧，不醉不散。」老劉很豪放。

「痛快，不一定要醉？」次山舍他是破題兒第一遭的遇合，到也從容有緻。

「……………」

「房裡收音機，低低播唱着時行的歌曲。」

喝呀，談呀，老劉很有得色，打開了話匣子，滔滔地說個不休，搶盡了鏡頭。N玫瑰一面跟他

搭訕，一面矜持她自己的風度。她對這位新來的次山舍，有異樣的感覺，他的沉着大度，很教她納罕。

老劉果然豪飲，一杯又一杯的飲勝。次山舍的雅量也不弱。N玫瑰似乎格外興奮，盡量的相陪，大家開懷暢飲，一瓶白蘭地，就在二碟小菜和水果的酒話中告罄了，N玫瑰的雙頰，泛起了淡淡地紅霞，越顯得嫵媚，惹人憐愛。老劉有點兒醺醺然了，却又餘興未盡，自作主張，掀開另一個節目，他發號司令：

「進軍，芙蓉城！」

N玫瑰瞟着次山舍，微微一笑。

後房很寬大，一半兒是桂五姑的臥室，一半兒是客廳，靠壁擺着太師椅夾茶几，中央是一張大理石面的檀木圓桌，很古雅，冷冷清清，十分幽靜，是意想不到的別有天地，次山舍乍然臨場，見所未見，很吃了一驚。但還力持鎮定，他悄悄自忖，老劉這傢伙，看你要什麼花樣？

一張古老的大坑床上，朱古力色的竹蓆，光滑得發亮，坑床上，烟具茶具齊備，這樣兒排場，有個名堂：「私家園」，雅號曰「芙蓉城」。像N玫瑰這樣的可人兒，就叫「芙蓉仙子」了。

本來嘛，這是昔年的遺老，縉紳，富商之流，用「大禮」款待嘉賓，臥游細紋的天堂。如今，却是N太太桂五姑自個兒享受的「禁城」，不是經常開放的。今晚是例外，爲因老劉是夠闊的熟客，次山舍又是罕逢的貴賓。

三個人打三角橫躺着，N玫瑰竟是老槍。她的手藝高明，打的又巧妙又精緻。老劉有了酒意，也不客氣，一口兒一口兒的來，連珠炮開了五六响，才推讓次山舍試試，次山舍剛剛見到老劉的神情，似乎很愜意，口里噴出一陣輕紗似的烟霧，縹渺繚繞，很覺有趣。又却不得人情。他想，逢場作戲，諒也無傷大雅。那里料到，初次串演，便鬧了笑話，他把油燈吹熄了。搞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弄了兩口兒。綠豆兒那麼大，氣力可不小。一忽兒，他覺得喉頭焦灼，火辣辣，很不好受。喝了半杯熱茶，又斜躺着。N玫瑰爲要解酒，也自抽了三口兒。第二巡，槍口又朝老劉送去。老劉的意興勃勃，來者不拒，他又吞雲吐霧，嫋嫋飛升，彷彿是飄飄欲仙了。

突然，次山舍翻身坐了起來，嘔呀吐的，肚子裡的什麼，一古腦兒溢出來，酒漿狼籍。N玫瑰從未見過這光景，給嚇呆了，楞楞地不知怎麼好？到底是五姑老資格，她知道，這是烟和酒的「觸雷」，不要緊的。絞了熱水毛巾兒，拭拭面，再來一杯冷冰的鮮橙汁，讓他好好的歇一陣，就行了。次山舍果然昏昏的睡着了。

天亮了，太陽升起老高。

孔次山他醒來了，睜開眼，發現了自己是和衣而睡的躺在一張綿軟地床上。壁上N玫瑰的照像，對着他淺笑。他心底明白夜來是怎麼回事，這是他步入社會交際場以來的第一次，好厲害！偶然的一試，哪裡知道會有「芙蓉醉」的事兒？只是那麼幼小的兩口兒，就令人昏昏迷迷地失去知覺。真是可怕！他喟嘆，似乎後悔了。

劉大乙也起來了，他們在一塊享受豐美的早點。火腿雞蛋，牛油麵包，好力克，都是夠滋養的，味兒很美。次山舍知道是N玫瑰下廚親手料理的，很滿意，也很激賞。他覺得她還有人情味，并不是醉生夢死的撈女。

.....

孔次山回想他當時的狼狽情景，有如大鄉里入城，很以為委屈。狠力扔掉了烟蒂，另又燃點一支。立即又覺悟自己的淺陋，對社會人生的認識還不夠。真的，人生的玄妙，確乎是他不能完全瞭解的。比方說，像N玫瑰，她的風度談吐，都很不俗，又很年青，并不像一般的應召女郎，怎麼會淪落到這田地？是她自願的呢？還是被迫？抑是另有原因？這一串疑問，都在他腦際盤旋，似乎他對她有興趣，有野心？又不盡然。他只要揭開可能蘊藏的秘密。

忽而他又想起老劉。.....

老劉恰巧提早來了，還沒有現身，他的嗓音已先傳來了。

「千里送鴻毛，物兒輕，人情重啊！」

老劉就是這麼的詼諧滑稽，引人發噱。像小丑登場一樣的哼小調兒。幾個月來，他對次山舍已經有相當的認識，儘管他心存敬畏，還是不拘細節，隨口說風涼。

「正牌，選庄，潮州大——勝餅——。啊呀呀！」老劉真的唱起來了。

「泰京，名家齋，老振盛——飛機——空姐——寄來的啲！啲！啲！」

「這傢伙，好得意！」

「還有呵，奇種名茶，醒腦提神，除煩去膩——」老劉大聲兒強調。

「輕身換骨呀！延年益壽——」

嘻嘻，哈哈，外邊兒有人叫：「好，好，再來一個——」

老劉走入房子裡，瞥見次山舍的神情，彷彿担心什麼似的。他直覺的楞住了。

「怎麼啦？」

次山舍瞟他一眼，不作聲。

「來，喝工夫茶——」

「老劉他好茶道，泡工夫茶，他是能手。奇種經他烹瀹，果然是色，香，味俱佳。

「又耽N玫瑰的心？」老劉笑問。

「N玫瑰她，你知的很多？」次山舍要從老劉口中聽一點內情。「契女？什麼的？」

「不多，不多。」老劉故扮滑稽的說。

「大約一年光景，她在市光舞廳紅起來，玫瑰的芳名鵲噪，真是當令之花。哥兒們爭相追求，拜倒石榴裙下的，正不知凡幾呢？但是，聲價愈高，她愈矜持，守身如玉。只要坐台子，不肯出遊，往往令人失望。即使是不吝代價，她也不答應。這就不免得罪舞客了。」

「唔，你也白費心力了？」

老劉以爲次山舍對N玫瑰有興趣，故意強調她的清白，提高她的身份。他邊說邊動手瀟茶，呷了一小盅，再替次山舍點上紙烟。然後才又慢條斯理的說：

「後來，不知怎的，N玫瑰突然消失了。於是傳說紛紛。直到最近之前，才知道她害了一場大病。媽咪介紹她到N太太家里調養，她變成五姑的契女，還不過半年多。」老劉略略一頓，又說：

「聽說，她是K中學的高材生吶！又說她有個小女兒？瞧去，好像有什麼傷心事？」

「紅舞女而不撈大錢，不斬菜頭，倒可以算是新聞。」次山舍很覺詫異，也很懷疑。

「那末，她爲的什麼？」

「這是我個人的觀感。其實，也不知她的所以然。」老劉說的很坦白，彷彿很得意。

「N玫瑰確有這麼個特徵。才不落俗。」

「唔？……………」

老劉是識趣的，很會順風轉帆，投其所好。他吃掉了最後一角餅，呷了茶，才打趣說：

「今晚，要不要『上學』？」

「當然是『原書再讀』。」次山舍答道：「我有話跟她談。」

「……………」

(二)

好幾個月了。

N玫瑰和孔次山頻頻的接觸，敘談，感情隨着時日而增進。她和他之間原有的一層隔膜消除了。次山舍約略知道了N玫瑰的傷心事，明白了她的苦衷，對於她身受的委屈，很表同情，還對她有深切的關注，而N玫瑰對次山舍的爲人，也有進一步的認識，她知道他熱情，慷慨，有高度的正義感和責任心。他給她的一份崇高的友誼，尤其教她感佩。這些時日來，次山舍對她，除了金錢的幫助，還給他精神上的安慰和激勵，使她對人生得到新的鼓舞而興奮。更由於他的影響而澈底改變了她固有的觀念。她才明白，商界中人，并非沒有厚道大度而可敬的。他們花錢，也不一定要素取歡樂的代價。至少，像次山舍他就是超然於色情之外的人物了。她慶幸她交上了次山舍這個朋友。但也更痛恨那些企圖侮辱她的風流客，原來是戴假面具的偽君子。

日麗風和，又是一個晴朗的周末。

孔次山他照例過海來P城渡假。劉大乙也依時到大羅天飯店來報告有關的商業行情。他們在一塊談生意，談發展，孔次山表示要獨資開創九八行，吩咐老劉選擇適當的行址。

晚上，他們受N太太電邀赴方城之會，分別上台應戰了兩回合，次山舍大約分了心，二局全輸了，老劉却大殺三方，贏了錢，洋洋自得，宵夜之後，才登樓出使「芙蓉城」，接受「芙蓉仙子」的款待。在這裡，次山舍只是相陪的「副使」，沒有劉「大使」的神氣。他再嘗試也還是小小的兩口兒。便借機會歇息，思考，默默地策畫他的心事。

老劉又恣意的騰雲駕霧，彷彿是羽化而登仙了。

好一會兒，孔次山終於正式攤牌了。

「任何人都有他自己的偏好，這個話一點兒不錯。」他噴了烟，慢吞吞地說：「比方，在人生旅途上，許多人走正道。但也有人偏偏獨走崎徑，行險路，多麼奇怪？」

N玫瑰她明白次山舍的用意，這是他提過的問題。只因懷疑他是銀彈攻勢，別有用心。所以當時沒有肯定的答腔。此刻可不能含糊。

「每個人的境遇不同，各有各的苦衷。」她幽幽地說：「有人支配環境，有人却被環境所困。怎能相提並論？何況是心有難言之恫的呢？」

「人生真是玄妙，明明知道不對，却還是固執成見。」

「希望往往是美麗的，美夢破碎了，煩惱、消沉，也是人情之常呵！」

「小挫折算不得回事，青年要能忍耐，克服困難。更要有信心，堅強不屈。最後獲致的成果，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才有樂趣。」孔次山有如夫子說教，大發宏論：「煩惱消沉，沒有出息，頹唐沮喪，只有沉淪，墮落。要不省悟，必然的愈陷愈深，終至於不可收拾。妳不會不明白的？」

「唉！真是慚愧，也很後悔！我一錯再錯，不能把握機會，弄成這樣兒——」N玫瑰勾起往事，觸痛了心底傷痕，鼻一酸，眼角已擠出了淚珠兒。

「我的隱衷，有口難言呵！到這地步，已經有心無力了！」

「事無不可對人言，什麼隱衷？你該坦白了。次山舍有辦法，只要你有決心。」

老劉從旁殺了出來，他開門見山，不留餘地，却又充滿着坦誠的善意。他臆度次山舍有意「藏嬌」，很想盡力促成。

「玫瑰，妳是聰明人，怎不想想，這樣兒下去，是什麼了局？」

「是什麼了局？」這話如利鏃穿心，N玫瑰頓感空虛和渺茫，很吃了一驚。她盯老劉一眼，又瞟着次山舍，好似有無限的感慨。

「妳有別衷，我猜想得到，社會原是詐騙的世界，老實終要吃虧。好的是妳正年青，振作還來得及。像妳，是不該自棄的，往事是有力的教訓，妳要站起來，把握現在，珍視未來，才是人生的真諦。」次山舍說的很含蓄。

「難道妳願意一輩子作寄生蟲，任人擺佈麼？」老劉又加上一刀。

「當然，這是妳的自由，誰也管不了。朋友的忠告，未必值得重視？」次山舍故意的激諷。「像五姑她是何等的安逸？」

「謝謝兩位的好意。我不是木頭，我會表明我的決心。」

N玫瑰有點激動，她感到人生的溫暖，心中的喜悅，泛起淺淺地歡笑，流露了無限的真情和謝意。

孔次山注視她那帶着淚痕的笑靨，似乎感到滿意，欲說還休。

老劉好像打了一場勝仗，很得意。又高興起來，他建議宵夜，預祝成功。

「這才是時代的青年，我們等着瞧妳的新姿態。」

「回頭是岸，立地成佛呵！」

N 玫瑰只是淡淡地一笑。算是答覆。

一向獨善其身的老劉，講求的是享受，他主動的宵夜，也并不簡單，精緻的小菜三四味，洋酒，是少不了的。就這樣兒喝呀談的，又鬧了大半夜。終於，她和他們談出了一個結論來。那是一頓美麗的前景。也是友誼的高度表現。N 玫瑰她感受到人生的溫情了，她知道她是遇到了從來沒有碰見過的有心人。她輕聲兒自語：誰說現社會沒有溫暖？沒有道義呢？

### (三)

孤獨無聊，使 N 玫瑰陷於無比寂寞的憂悵中。她自個兒躺在床上悠思，已經面對最後的抉擇了。她知道，一回頭可以跳出火坑，前途會有光明和幸福。這是難得的機會，要是錯失了，便是永久的沉淪，不能自拔。「寄生蟲」是多麼的可恥！她感到驚悸和畏懼。想到朋友的熱情，她已深深地受了感動。真的，她是衷心的欽佩次山舍，他已經伸出了同情的援手，怎麼說都是不能拒絕的。除非是沒了靈魂，甘心墮落的下流胚子。

已經下了半天的細雨，仍是霏霏地下着，下着，那淅瀝淅瀝的雨聲，彷彿是怨女的嗚咽，低訴，情景有點兒淒涼！斜風吹動了窗帘前的鐵馬，叮叮咚咚地响，敲開了她久已緊閉的心扉，思潮直

湧上來；她想起了L自強，想到了幼小的女兒，又想到當前的境況和往後的生活，沉鬱的心情激動了。她低聲兒自語：不能頹喪了，應該振作；我有手脚和智慧，也有青春的活力。更要負責任，怎能自暴自棄呢？又怎能長久的沉淪？驀地，她挺身站了起來，顯得很堅強，很有勇氣，她踱到書桌前，坐了下來，提起鋼筆兒，埋頭直書，寫了一通長信，表明了她的意志和決心。

這天是公共假期，劉大乙閒得太無聊，自個兒來找刺激，消遣消遣。他本來豪放，現在更闊了，衣履全是新的，還換過一隻新腕錶，名牌施馬，自動的，配着黃汀汀的鍊帶，很奪目，夠神氣。顯然是翩翩的風流客，可是，坐了下去，連場敗北，越賭氣越不順手，氣得滿頭大汗，很是掃興。最後的一局，N玫瑰替他頂手，吃了一副「大三元」帶「么九」一色萬，是罕見的滿貫牌，掃三家，掙回了手面，他才上樓去。後房很幽靜，N太太剛剛過了癮，N玫瑰就和老劉分庭抗禮，相對的斜躺着。他們一面吞雲吐霧，一面閒談。N玫瑰談到留書出走的L自強，不知躲在哪兒？至今杳無訊息，怕他會變心，很是耽憂。老劉恍然大悟，大表同情，安慰她耐心的期待，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也可能會有奇跡出現？

臨走，N玫瑰把她的信交給老劉，托他帶去給次山舍，還表示她的決心，準備接受他們的安排。細雨夾斜風，霏霏在下個不停。

老劉跟同次山舍冒雨赴約，辦理承租的手續，簽署合同。回到旅館，已經快四點了，老劉的雅興不淺，又瀟奇種名茶。

他們商定了九八行開張的日期，以及應辦的一切準備，購置傢俬和佈設。爲了職員人手的安排，次山舍又關注到N玫瑰了。

「怎麼啦，玫瑰的事？」

「還好。她已下定決心。」老劉答。「她有信給你——」

粉藍色的信封上，寫着「面呈——次山舍」五個字。字跡很工整，娟秀。引起他的好感，馬上拆開來。

次山舍：

請原諒我的開門見山，來個誠懇的敬禮。您給我崇高的友誼，我會畢生的牢記。面對您誠摯的人格感召，誰還能不坦白呢？我應該把蘊藏已久的隱痛揭露了，發洩心中的憂鬱。

三年前，我還是高中三年級生時，出盡風頭，許多同學追求我，A和L尤其熱烈。A君的家境好，也比較漂亮。L君却格外忠誠，他順從我，照顧我，非常的體貼，可說是愛情的奴隸，而且堅決的表示，要不成功，他便自殺。

青年男女都是熱情的，我的感情最豐富，敵不住異性強烈的進攻，最後的防線給突破了，一發不可收拾，雙雙沉溺於甜蜜的愛河中，根本不知忌憚，更不知會成爲母親的事，及至發覺，已經遲了。最糟的是，肚皮越來越叫人難爲情。我急得要命，只迫他儘快正式舉行結婚禮。L君滿口答應。豈知他的固執的老子，堅決的反對。而肚皮已經大有可觀。怎麼好呢？別說二房東的不許可，自

己的面子也不雅啊！我的父親不能寬容，母親傷心自不消說。我感到羞慚而哭泣，深深的後悔了。於是寫信警告我妹妹，在學時期，千萬不可搞戀愛。即使學成了，有了理想的對象，也必須堅守「防線」，萬萬不可「先行交易」，以免麻煩。

好的是，L君還能面對現實，肯負責任。他決心跟我在一起，即令犧牲畢業考試，也在所不惜！終於得到他母親的資助，我們來P城投靠L的媽媽。

小女兒誕生了，麻煩也跟來，錢用光了，生活陷落困境，真是焦頭爛額了。却不料自強悄悄的出走！他留書要我等待他的歸來。這個打擊太大了，我的心破碎了！我開始感到前途的渺茫！

後來，媽媽介紹我給媽咪，這才下海。爲了生存啊！但我并不奢望，更不放蕩。

然而，患了病，是赤痢，真討厭。弄得我消瘦又憔悴！媽咪帶我到N太太家裡調養。她們說：這東西能治好痢疾，一試果然不錯。可是，病好了，我却變成「芙蓉仙子」。哎！造物弄人。現在，幸運來了，您既然伸出道義的援手，我非木石，怎不感激？我不甘永久沉淪。決定接受醫藥治療，縱然是死，也不畏縮。我該振作，更要自立。謝謝您的厚意。

敬祝

快樂

×月×日 石堅白敬上

孔次山讀完了信，順手遞給老劉。他對於她的遭遇，似乎更同情了。也加強他要拯救她的信心。他在想，該怎麼辦？這種事兒，他自知沒有足夠的常識。老劉却有豐富的經驗，當然要採納老劉

的主張。其實，老劉早已有了辦法。這個病，由醫生療治，一星期可除病根，再一星期的調養，健康就可以恢復了。

N 玫瑰被送入療養院去了。

#### (四)

和和貿易商行如期開張了，經營出口，直接跟外商洋行辦交易，也接受內地廠家的寄兌。現在的劉大乙是獨當一面的經理了，再也不是浮萍那樣隨風漂蕩的經紀人。是的，他幹了二十年的活，憑它起家的經紀生涯結束了。

劉大乙他坐在寫字桌前，手握聽筒，跟對方洽談，又成了一個盤口，他放了二百包碩莪丸給巴商洋行。放下聽筒，他得意的笑了，彷彿是故事的重演，他嚮往於他那光榮的一手。

.....

去年的那一手，就憑他老經紀的觀察和正確的判斷，他果決的替和和碩莪廠放了五十噸存貨。結價之後，碩莪行情大跌而且呆滯，孔次山却因及時的拋兌，賺了不少錢，非常的高興。他讚譽老劉這一手是空前的傑作，除了例常的佣金，另外給他一筆可觀的獎賞。這使老劉受寵若驚。許多年來，他經辦的盤口，不可謂不多，從來沒有得到分文額外的津貼。他所接觸的生意人，也真不少，何曾見過像次山舍這樣的慷慨？這樣的大手筆？他對次山舍是五體投地的敬佩，認為生平第一知己，頗有相見恨晚之慨，次山舍也是一見投緣，很賞識他的才具，也滿意他的人情世故，才決心羅致

他的。如今，更付托他主理和和出口商行的業務。

.....

老劉是平步青雲了。他對次山舍是感恩知己，又能體會他的用心。他明白次山舍有宏大的胸懷，尤其欽佩他的「兼愛」精神。所以對和和內部的高級職員，助手，還保留一個「虛位以待」的計劃。在等待時機的成熟。老劉曾經爲此而作苦心的思量，也曾故意耍了花槍。

×

×

×

一天的午後，忽然有個青年，手裡拿着新聞紙，按址找來探訪劉先生。老劉心底明白，面上露出會心的微笑。但爲保持風度，不失初見的禮節，他還是如常應接來賓的客套。

「先生？貴幹？」

「小弟『自強』。」他居然懂得世故。

「兄弟劉大乙。」

「劉大英先生，也在這裡？」

「哦，大英嗎？還有堅白女士？」

「自強的臉兒上立即泛起淡淡的紅潮，有點兒窘，也有點緊張，一會才訥訥的問：

「她們都在這兒？」

「是的，是的，那是舍弟。」老劉故掉槍花。「別忙，既然來了，請歇息，慢慢來。」

「……」  
「自強是個樸實的青年，初入社會，還未領教過有技巧的交際辭令。他只急着要會見石堅白，於是在老劉的邀請下，答應留下來。」

「恭敬不如從命。」他也學會了客套。

「我們應該一見如故。」

這晚上，老劉以主人的身份，招待這個從遠地而來的新朋友。他旁敲側擊的試探，經過一陣長談之後，才明白自強一年多以來，躲在K坡的紅毛園坵中幹活。爲的是利用下午的時間，修習功課，準備應付劍橋海外考試。今年三月中，紅毛園的經理，接到教育當局的通知書，發現自強是個優秀青年，很高興，即日召他入「烏必」當書記。他的生活才得到改善。近兩月來，他正設法跟石堅白聯絡，却因爲姨媽搬了家，寄出的信，都被退回而失望。前二日，他發見報紙上的一則結婚啓事，急了起來，才告假趕來看個究竟的。

「哦，這便是他出走的原因了。」

次山舍知道了詳細情形，很是讚嘆。

「像這樣埋頭努力，又有進取心的青年，真是難得！」

「像這樣愛情專一，也很罕見。」

「真是難爲你了，老哥。」次山舍笑說。

「……………」老劉接不上話。也笑了。

明天，他們一塊兒到療養院去，在應接室，L自强的心直跳着，莫明其妙，神情很困惑。又很焦急。他暗忖：怎麼會到這兒來？

平和可親的護士長引領N玫瑰——不，是石堅白來了。她發見了L自强，大感意外。

「啊！堅白。」

「啊！自强！」

他和她幾乎是同聲兒的喊着。L自强迎了上來，石堅白歡欣的說：「你終於回來了！」她非常的興奮，心情激動，竟然流出了喜悅的淚珠兒。她對着次山舍和老劉一瞧。

「我是做夢麼？」

「果然見到妳的新姿態。」

「成功了，一切都成功了。」

「唔，你是怎麼找來的？」她很疑惑。

L自强如墜五里霧中，真的莫明其妙。他想：一個登報要結婚的人，怎麼會住醫院？又怎會有這份重逢的喜悅？仍然跟我親熱？並沒有怨忿和顧忌？在現場，他反而有點不自在。一忽兒，他才摸出一份報紙，指着那個啓事，訥訥的說：

「這不是你的結婚啓事？」

「結婚啓事？」她很詫異，看了看報紙，果然有劉大英和石堅白並肩具名的結婚啓事。她驚奇的問：「劉大英？誰？」

「妳們都該感謝劉經理。」孔次山一本正經的指着劉大乙說：

「這位便是劉大英，我們的老大哥。」

劉大乙很有得色的和孔次山相視而笑。

石堅白和L自強都愕然了。

「還不明白嗎？這是老大哥耍的花槍，故意的刺激。要不然，他怎麼會找來？哈哈——」孔次山又淡淡的說：

「愛情專一，怎麼能讓自己的愛人，落到別人的懷抱？」

「真是好辦法，也虧他的。」石堅白恍然大悟。「自強，劉先生是鬧着玩兒的。」

「哦！我可急壞了！」L自強也明白了。赧然說：「我們要感謝劉先生了。」

「要謝的是次山舍，」老劉笑着說：「一切都是他的安排。他還……」

「怎樣啦？可以出院？」次山舍不讓老劉說下去，搶着說：「回去再談——」

「可以，可以。體重增加五磅。」石堅白有雙重的喜悅，滿面春風。「昨天晚上，護士長才說的，而且……」

「那末，就同去吧！我們是來接妳的。」

「L自強已經明白了，但還不知其所以然。他需要跟她細談。」

石堅白回到病房，收拾了用物，再向護士長告別。L自強親切的陪伴她。

「再見，護士長。」

「再見，小妹妹，要儘快來。」

「來……？」次山舍和老劉都很訝異。

他們一起回到和貿易商行，孔次山知道了對海有電話來，匆匆地驅車趕去。劉經理在辦業務。自強和堅白上樓去細訴別來的情况，彼此明瞭了對方的苦衷之後，都表示深切的同情，互相諒解，也都感到歡慰。

### (五)

晚上，劉經理代表次山舍擺了酒，算是爲自強接風，同時祝賀堅白的新生，也慶祝她倆的重逢，席間，他透露次山舍「虛位以待」的計劃，希望大家能夠在一起，這使堅白萬分的感激，她對次山舍這種「兼善天下」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景仰和欽佩，她想，要是人人都有兼愛，互助的精神，那多好？社會豈不成爲人生的安樂園。

酒席散了，石堅白帶L自強一塊兒去謁見她的契媽N太太，劉經理自告奮勇的開車同行。

小別十多天，朋友相見分外親切，大家都熱烈的歡迎，並且祝賀她的愛人歸來。

「啊！玫瑰，真替妳高興！」

「胖了，玫瑰更漂亮了！」

「玫瑰……」

「謝謝，謝謝。如今，我應該聲明；玫瑰，她已經死了！」石堅白有很大的感慨，心情激動的說：

「從此刻起，還我本來面目，我的名字是石堅白。」她頓一頓，又說：「不過，契媽，仍然是我的契媽，我要讓她老人家快活。」

朋友——姊妹們都是一怔，注視着她。

「至於人們所謂的『芙蓉城』，早已斷絕邦交。『仙子』的雅號，也一併撤消。」

L 自強聽的又驚又喜，他很慶幸。

「好！這才是勇敢的新青年。」老劉到底愛說風涼，他瞟L自強一眼，怡然的說：「現在，她是時代的新女性，要有作爲了。」

「真是判若兩人了！」

「……」有人在輕聲的私語。

N太太桂五姑那張瘦削枯黃的臉兒上，泛起了微微地笑容，似乎感到了歡慰，忽然，她想起了孔次山，可是他并不在現場。

「次山舍真是了不起！」

「劉經理也不錯呀！」石堅白忽然尋老劉開心。他亦莊亦諧，花樣百出。」她略略一頓，又說：「自強，就給他的花槍耍出來的！」

「哦！是嗎？」N太太恍然了。

「原來如此。」大家都表驚嘆的瞞老劉。

老劉很有得色，略一點頭，微笑着說：

「豈敢，豈敢？」

「……………」

石堅白和L自強經受了一番波折，久別重逢，信心更堅定了，愛情彌篤，顯得格外的親熱。於是乘這個「新生」的機會，雙雙到婚姻註冊局去辦理登記，誓願結為終身伴侶，取得了合法的名份和地位，成為正式的夫婦。

他們對於自己的前途，曾經細細地討論和商量，最後作了一個可能伸縮的決定。原則上是自食其力，分頭去奮鬥，各自尋求自己的春天，但他們也一致的同意，應該尊重孔次山舍的意見，而且還考慮，要怎麼樣做到兩面光？至低限度，要能取得他的諒解，保持原有感情。

孔次山到底是大方而開明的，他也重視他們的決策。而且讚許堅白獻身社會服務人群的意志。不過，他還是表明立場，和和商行的大門是常開的。不論什麼時候，都歡迎他們。

現在，L自強是感到滿足了，而且引為光榮。他對於「新生」起來的堅白投入了「白衣天使」

的行列，感到了興奮和驕傲。他確信，她能做得好，做得出色，也能夠發揮「博愛」精神，普及於社會人群。至少，在工作任務上，她對於那些病患者，尤其是征剿匪徒，抵抗外敵保衛國土的受傷的官兵，她一定會盡心盡力的照顧，同時給他們以精神上的安慰。……他想着，想着，以堅白的才具，再過幾年工夫，她很可能升任護士長。而自己呢，也許會有大成就？忽然，眼前閃過一幀幻想的美景，他於是喜慰的自笑了，並不因別離而感傷！雖然他和她是乍見又要分手了。

夜，八時左右。

載送火車搭客的輪船，早已升火待發了，碼頭上淒清的燈光下，擁擠着許多人，三個五個的攏在一塊兒說話，他和她們，還有小孩兒，大都是來送船的朋友和親屬，很熱鬧。

劉大乙送客直送上船，他跟L自強一道進入頭等艙。外邊兒吹過來一陣風。

「好涼爽的海風！」

「我很感謝劉先生的幫忙。」自強很誠懇的說：「還有次山舍，真教人感佩！」

「互相幫助，原是人生的義務。」老劉說：「爲什麼不讓堅白來送船？」

「我怕引起別離的感傷！」自強答：「而且，她新上任服務，輕易的告假也不好。」

「唔！」老劉扔掉烟蒂，略略一頓。問：

「什麼時候再來？」

「星期六。」自強答得很爽朗。

「那很好，次山舍是拜六，你也拜六。」老劉說：「堅白，也許她休班？大家一塊兒渡周末，蠻有……」

突然，嗚——的一响，這汽笛聲，無異逐客令，送船的人兒，紛紛退下了碼頭，却還是站着揮手，搖着手絹兒，心底說「拜拜」。輪船慢慢地滑開了，L自強依依不忍遽去，他凭欄揮手，表示「再見」，耳朵裡彷彿還聽見老劉的喊聲。

「星期六，一定來？」

他黯然的點了點頭。

船頭一轉，速度加快了，是當頭的風，好大啊！船兒是沐浴在一瀉如洗的月光中，有節奏的向前進。九分滿的月亮，已浮起椰叢的頂端，似乎在欣賞椰子姑娘婆婆的舞姿。

清風，明月，同樣是公平無私的，天涯海角，「千里共嬋娟」，L自強的臉兒上泛起了喜慰的淺笑。

## 海濱的故事

西沉的夕陽，低低掛在港口山峽背後的天邊，已經低過了兩側的山尖，快要墜落海面了。晚霞染紅了山頂的邊際，一抹彩色，好像給山頭鑲了邊。

海面上，遠遠地有一點二點帆影，那是向晚歸來的漁舟。

宜力海濱，右邊沿着馬六甲河口的堤邊，駁船和碼頭上的工人群，這才停工。——長堤上，草坪上，都點綴着三三五五的人兒。他們都利用這片刻的空閒，到海濱來享受短暫的舒爽。

尤天池也在草坪上散步，他自個兒，顯得很悠閑。

在公園一隅的兒童遊樂場，許多小孩子在玩着。他們盪秋千，玩老鷹捉小雞，兜圈子，互相追逐，蠻高興似的。孩子們的母親，各自小心地照顧自己的孩子。最幼小的一個，是女孩兒，樣兒長得很甜，像個洋囡囡。她似乎在學步，脚步兒還未穩健，一搖一擺，慢慢向前移去，朝着她的蹲在地上的母親懷裡撲去。母親滿意的笑了，她也笑了。

孩子們嘻哈的歡笑聲，教尤天池停止脚步。他站住了，放眼掃視場中一群天真無邪的小孩兒，心底裡湧起了莫名的感慨，喃喃自語：「哎！我再也不能回復這樣快樂幸福的年代了！」他似乎很喜歡那個洋囡囡似的小女孩兒，直盯視她那搖呀擺呀的姿態，覺得很可愛。

驀地，他發覺那女孩兒的母親在朝他凝視。那是一張嫵媚的含蓄的笑臉，神色充滿善意的情感。他明白這是女人內心對異性愛慕的流露，很教他驚奇。在這個極度保守的古城，居然會有這樣大胆的表情，他一怔，一個意念浮上來。「爲人師表」的尊嚴，使他畏懼的走開了。他訝異，回頭一瞥的刹那，恰恰和她的視線相對了，仍然是那個含蓄的笑。這一瞬，他體會了眼波傳情的意味。

尤天池回到宿舍裡，躺下來，心底裡仍在思疑。他腦際還縈繞着剛才在宜力草坪的情景；那女孩兒的母親，那充滿善意的嫵媚笑容。並不會相識啊！她，帶着小女兒，分明是人家主婦，模樣兒那麼的秀雅大方，總不會是路柳牆花吧？他猜想。「是不是在哪兒見過？」他盡力在記憶中搜索，却又茫然。總之，不管怎樣，尤天池的心緒很凌亂，思潮起伏，老是安靜不下來。

星期日，是個晴朗的好天。

尤天池感到枯燥和寂寞，彷彿有柔絲似的一縷鄉愁糾纏他。

于是，他自個兒上街散悶去。想要看一場電影，卻沒有中意的片子。漫無目標的溜達，竟碰上了駱文——一個本地朋友。駱文是個樂天派，愛說風涼話，他劈頭就尋開心地說：「老尤，怎麼啦，沒精打彩的，害了思家病，是吧？來，跟我來。」他隨即叫了一架街車，吩咐：「丹戎！」

「吃風樓，忘了駱大姑嗎？」

駱大姑的「吃風樓」，在丹戎海濱的椰子園，很清靜。尤天池曾經在這兒撿過麻雀。後來因爲功課繁忙，很久沒去過。

很出他的意外，在駱大姑家裡，首先觸目的，是那個囡囡似的女孩兒，居然爬在地上作遊戲。當然他也瞧見那張嫵媚而含有深意的笑臉，心底正感詫異，她們怎麼會到這兒來？突又恍然的記得，很久很久之前，曾經在這兒碰見過她。那個時候兒，爲了急急要回去，只是匆匆地一瞥便走了，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印象。

如今，她是娘惹粧扮，顯得更婀娜有緻，曲線分外鮮明，別有一番風韻。她仍是那嫵媚的笑容，但似乎又隱隱地另有一份憂悵，彷彿有絲絲地哀愁！

駱文是這裡的「老馬」，打個招呼，自個兒朝裡邊兒進去了。

「好久不見了！」駱大姑很高興似的，微笑着說：「尤先生發福了。」

尤天池禮貌的，略略表示歉意。「真太忙——」

「您來的正好，及時雨。」駱大姑搶着說。又側着頭向那個女人吩咐：「莎菲，茶來——」

「……？」尤天池愕然地望着她朝裡邊兒走去的背影，暗暗自語：她叫莎菲，好洋化的名字。」

「人家受委屈，也正空虛呢！」

「……？」尤天池感到莫名其妙。

「濟困扶危，您是樂意的？」

「什麼回事？」尤天池也聽出了端倪，却又未盡了然。

莎菲捧了茶杯子出來，輕輕地放置方桌子上，有點兒忸怩，她低聲喚：「先生——」

那一張嫵媚的笑臉，此刻是真切的移攏到尤天池眼前了。他注視她，她注視他。他和她的視線溶接在一起，相對了一會兒，彼此都不作聲。但雙方都有一個心事。——不同的心事。

「什麼回事嗎？一談就明白了！」駱大姑慢慢兒答，又轉對莎菲：「妳的委屈，向尤先生申訴好了。他不會教妳失望。」

莎菲的雙頰，立即泛起了淺淺的紅霞，嬌羞的看了尤天池一眼，轉身朝裡邊兒進去了。

「看我份上，幫忙她。」駱大姑一看她的背影，笑對尤天池說：「樓上可以細談——」

尤天池完全明白了，這是借花獻佛。槍花掉得好高明，他知道這是「非禮」的，在良知上，是犯罪的。他感到爲難，自尊心教他矜持，腦海湧起了一種什麼意識在盤旋。他沉思着駱大姑的話，必定有個原因。但究竟她受的什麼「委屈」，如果要知這個謎底，不能不一聽她的訴說。再說，已然碰上了，就做個道義的朋友，建立起真正的友誼，這又何妨？而且，逢場作戲，只要不損害人家的尊嚴，那也不一定是犯罪的啊！

樓上房子裡的佈設很簡單，窗口的布帘，早已褪了顏色。

莎菲自個兒凭窗而立，朝外眺望天空的浮雲，默默地一動不動，好似在思想什麼往事，神情似乎很苦惱，眼眶兒紅潤，已經含滿了淚水，却又強自忍住，不讓它掉下來。這樣兒，再也不是那嬌媚笑容了。

尤天池見到的就是這樣的畫面，窗前的人兒，楚楚可憐，顯然是滿腔哀怨的傷心人呵！真是令人同情，惹人憐惜！他明白這是女性尊嚴受到威脅，內心抑鬱的悲哀！他是解風情的，他知道她有難言的隱衷，心腔立刻湧起了同情的憐憫，慢慢兒踱向窗前，靠近了她，站住了，儼然是熟絡朋友的口吻，關心的說：「不用怕，我決不會令妳難堪。」

她沒有料到他是這樣和氣、溫存，內心感動的眞個悲傷起來、禁不住眼角的淚水，如珠兒脫串直滾下來。她彷彿感覺她已經在茫茫的人海裡碰見了可以憑藉的親人了。她凝視着他，半晌說不上話。

「別傷心了，坐下來吧！」

「唉——」她面上淚痕斑斑，眼角仍擠出淚珠，幽怨的說：「先生，您哪裡知道我的苦痛！」

「嗯——」他一頓。「妳有幾個孩子？」

「六個。」她答：「四女，二男。」

「多子多福，年青青——」他幽默了，說的很輕鬆。「有四千金，應該賀喜。」

「多福嘛，多累苦是真的，吵呀鬧呀，實在管不來，真沒辦法。又要理家——」她幽幽地訴說

。「小孩子才十二歲，幫不了忙。小女兒還不足二歲，就是那天在宜力學步的珊瑚。」

「珊瑚，長得真甜，真可愛。」

尤天池他點了一支紙烟，慢條斯理地問：「珊瑚的爸呢？幹甚麼活兒？」

「他嘛，父子相傳，都幹的打漁，常常出海，有時也在漁棚上守夜、拖網兒。」

「哦，這就教妳寂寞了？」

「要不挨餓，倒也沒關係。」

「捕魚的收入，應該不錯吧？」

「這個，我不清楚。他每月安家一百塊，七八口兒人的食用，孩子的教育費，實在很難安排。」

「她拭拭淚水，又訴說：「家務已夠累了，還得替人家洗衣服，這樣的人生，有甚麼趣味！」

「……」尤天池他很明白貧窮人家的苦衷，想說甚麼，却說不上來，只是微微地搖頭，表示歎惜。

「儘管我辛苦，孩子不能不讀書，免得將來沒出息。而且不懂……」

「不懂得體貼，是吧？」尤天池終於得到藉口。他噴了一團烟霧，一半兒調侃，一半兒認真的笑說：「孩子應該上學讀書，這是對的，只是難爲了妳這個母親！」

「別說體貼，不使蠻性就好了。」她猝然記起來最要緊的切身大事，焦急的說：「已經四個月了，他還沒回來，也沒有消息。聽說海上不平靜，常常有海賊搶劫漁船，船呀人呀，一併掠去。我

們甘榜的漁人，出海失踪的，已經很多人了。真是教人耽心！」她的神色緊張，嘆了口氣，又說：「大前天，還聽人說海上發見浮屍，天呵，不要遭受不幸才好！」

莎菲受了生活的窘迫，操心孩子們的挨餓，本來已夠傷心了；想到丈夫出海的危險，恐遭不測，又驚又急，心中的憂悵和愁苦，一古腦兒湧上來，眼淚又潸潸而下了，直像個淚人兒，顯然她是感到莫名的恐怖！

尤天池知道近年來西馬的公海上，不時有武裝的海盜，洗劫本邦的漁船，而且……

「怎麼好呢？先生！」她惶惑了。「他最後一次出海，留下的錢不多，早已完了。沒了米，沒了柴，怎樣過日？」她一頓。「先生，爲了生活，爲了六個孩子，我……」

莎菲是既傷心又悲痛，淒切的訴說：「我知道這是丟臉，是失德。但是，我們要生活呵！日常的食用，才是迫切的需要！」

尤天池明白這是面臨絕境的人生問題。對於一個担負家庭、養育六名孩子的婦女，無可依靠，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有心人還能苛刻的非議嗎？而且，這不是偉大母愛的表現嗎？她爲了兒女而犧牲，難道還不是可敬的母性嗎？人們不同情她，還有甚麼值得同情的呢？

「唔，那麼妳的母家呢？」尤天池換了話題。「還有父母兄弟吧？」

這又觸到了莎菲心靈深處的傷痕，她腦海裡隨即湧起了如烟的往事，彷彿跌落一個慘痛的深潭。她盡力抑制自己心中的哀悵，幽怨的答：「甚麼都沒有了！」

尤天池一怔，很以爲意外。

「我的少年時代，本來很不錯。父親在山城開店子，兼收土產，生意很好，一家子都過的很舒服。父親還是當地的華人領袖。我和弟弟都已讀到初中了，心裡有一幅美麗的前景。可是，山上的『英雄』們，時常來『借糧』，要甚麼搬甚麼，好像是他們自己的，毫無忌憚。太多次了，父親不免痛惜血本，面色也不好看。說一句『不敢恭維』甚麼的，就得罪了他們。有一晚，來了一班人馬，把我的家洗劫一空。臨走的時候，還把我父親和弟弟都『請』了去，再也沒有回來。母親悲痛欲絕，隨後就一病不起。人亡家破，我變成了伶仃的孤兒！」她一口氣訴說往事，情緒激動，略略有點不平。

「不久之後，那山城被劃爲『烏區』了，要實行『移民』，限期搬遷。……幸而還有姨母把我接去。後來，嫁給了打漁的青年，就是珊瑚的爸。十多年來，生活都不好，孩子多了，越來越辛苦。如今，他出海四個月，不見歸來，多半是活不成了！怎麼辦，我們人口又多，孩子都還幼小！……」

莎菲說到傷心處，感觸身世的淒涼和悲恫，傷痛不能自持，伏在床沿上，直啜泣了。

尤天池很受感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他激發了人類真摯的感情，竟忘了避忌，輕輕撫摩她的秀髮，很憐惜的安慰她。

「算了算了，別太傷心過去，應該珍惜未來。妳要振作。」他又給她鼓勵。「妳要知道，現社

會多有不平，受委屈的人多的是，豈獨你爲然？況且，武裝海盜搶劫漁舟的事兒，是有背景的。漁民無辜受害，真是不幸！也很冤枉！——你的責任重大，要振作，活下去，而且要有信心，也許人生不一輩子是這樣？如果你的孩子將來能夠出人頭地，那你今日的犧牲，就獲得補償了。」

莎菲感覺到這是她從來沒曾得到過的安慰和鼓勵，這才知道冷酷的社會中，到底還有人情與溫暖。她彷彿獲得了夢想已久的真正愛人了，心中泛起人生的樂趣，非常興奮的抬起頭來，眼角掉下了喜悅的淚珠，痴痴地凝視尤天池。她覺得眼前的他，才是她此生真正可以慰藉的人。她流露了真摯的情感，低聲懇求：「我早已是山窮水盡了！先生，您救救我的孩子呵！——五十塊錢，我出賣自己——」

「唔——」尤天池漫應着又沉默了。他在思量：五十塊錢並不多，如果可以解決一個迫切的生活難題，那是值得的。我又何吝？她爲了七口兒人的生活，願意出賣她自己；而我，還能侵犯她，沾污她的清白嗎？既然同情她，又何必代價呢？

「先生，寬恕我的唐突。我這還是第一次呵！」她担心他的沉默，是鄙視她的下賤。爲了自持身份，她急急地解釋和聲明。「我敬愛您，先生，您能接受我的要求？」

「我同情你的遭遇，敬重的是你的敢於面對現實，負責任，自作犧牲的精神。要是能夠幫助你，我決不佔你的便宜。我對你，只是純潔的友誼。」尤天池嚴正的說。

「……………」她怔怔地注視尤天池，那一雙睜得又圓又大的眼睛兒，充滿着敬佩的情意。

「五十塊錢，我知道幫不了妳。」尤天池把鈔票遞給她，慢慢兒說：「且挨下去。妳要忍耐，等候珊瑚的爸歸來。」

「您真好！」她接過鈔票，喜出望外，神彩非常的興奮。她那含蘊情感的眼睛，仍是感激的凝視尤天池。

「這算不得甚麼，患難相助，是人生應盡的義務。」尤天池從容的說：「我不能有更多的幫忙，很覺得慚愧！」

「真沒想到，第一次下海，就碰到您這樣兒好人！」她是既感激又慚愧的說：「我不知道怎樣報答您啊！」

莎菲以充滿感情的眼光，凝視尤天池。尤天池也含笑注視莎菲，時間在肅穆的氣氛中，靜悄悄地溜過了片刻。

沉默中，前邊兒的房子裡，驟然響起來一陣歡笑聲。

「妳該回去了，孩子們需要母親。」尤天池他一瞥腕錶，輕聲說：「我也要走了。」

莎菲的心情激動，又興奮起來，情不自禁的跨上一步，抱住尤天池，埋頭在他懷裡，感激的說：「您真好，太好了！」她簡直忘記了她在做甚麼了。尤天池從容的扶起她的頭來，雙手分開她的秀髮，在她的額上輕輕一吻，正告她說：「不可濫用情感。記住，珍惜妳自己。」

莎菲彷彿失落了甚麼似的，楞住了，直望着尤天池踱出房門外的背影。

# 引狼入室

## (一)

一向平靜的山城，早已悄悄地披上時代的新裝，顯見得又跨進一步了，真是可喜。但是突然發生了謀殺案，却教人震駭了。一個十四歲半的女學生于美美，給人扼死了，屍體在市郊外小河濱的草灘上，是馬來漁夫發現的。

警察局得自醫院剖驗屍體的紀錄，顯示死者已有身孕約三個月。

這是山城發生此種謀殺案的第一宗，亦是駭人的新聞，市井的議論紛紛，人們都表憤慨，同聲譴責色狼的凶惡，至於摧廢一支秀出的新苗。

警方對於這宗謀殺未成年女學生的案件，十分重視，局長親自到于家去調查。得悉當日情況是這樣：

- 1、于美美的生母尤三姑，先一日因事出坡去了，不在家中；
- 2、當日黃昏時分，于美美跟隨杜心狼同車出門，一去就沒有回頭；
- 3、杜心狼——尤三姑的姘夫——於較後約七時許，單獨駕車回來，已換了另一套衣服；
- 4、杜心狼回家時，一逕直入尤三姑臥房幹什麼，隨後又匆匆地出門，不知去向。

局長末哈目是查案的能手，經驗、閱歷、和知識都很豐富。他判斷：這是因奸成孕，害怕事機敗露，陰謀殺人滅口的疑案。唯一可疑的嫌犯，就是杜心狼。他身爲于美美的後父，有責任監護子女的安全，何況尤三姑不在家中，他帶同于美美出門，却沒有一起回家，而且潛逃無踪，顯然是畏罪逃亡了。

第二天，尤三姑回家，得悉女兒被害，十分痛心。她去報案，供稱：美美一向文靜，沒有男朋友，平日努力功課，但他畏懼杜心狼，有如畏虎。受委屈亦不出聲。

於是，警方急要會晤杜心狼，馬上展開偵緝、追捕的工作。同時進行調查杜心狼的身世和行徑。警方調查所得，初步的紀錄概要是這樣：

杜心狼，華人，三十五歲，出身窮苦，未受教育，自少游手好閒，一向在市井混食，是著名的黃牛黨徒，曾一度充當電影院的守門收票員，最後是大王廟的「跳神人」（註一），因而結識尤三姑，至於姘居。

杜心狼身世貧窮，家無恆產，而佔有三個女人，擁有三個家，可見其不守本份。

警方亦曾傳召杜老媽子問話，她承認心狼是收養的孩子，從小很頑皮，曾報名入學，却不肯讀書，只愛跟街上的野孩子結夥浪蕩，不聽管教。二十歲時，他父親還在世，希望從新做人，想以家室絆住他，才給他討那村姑作媳婦兒。這就是她家中的大媳婦，三十二歲的醜小鴨。却不料她倆老的希望落了空，心狼婚後，還是浪蕩，一點都沒有改過向善。亦很少回家。後來竟是終年都不回來的。

看望父母和妻兒。却原來是貪慕虛榮，耽於安逸的生活，莫怪他不念「草頭結髮」的醜小鴨和兒女了。他就是只顧自己，置父母、家庭、妻兒於不理的不肖子。

## (二)

較後，警察局和新加坡的官方聯絡，取得了全份的記錄，才清楚杜心狼的底細，原來他是黑社會組織中的一個小頭目，名位在「五虎將」之列，綽號「牛狼」，曾犯法，有檔案可考的。

×年×月×日，杜心狼率領一般好兄弟，和敵對派的私會黨徒十餘人，因為爭佔地盤，撈世界，利益衝突，發生械鬥，大演「三本鐵公雞」，戰況非常激烈，雙方都有傷亡，警方聞訊，立刻出動鎮暴隊，巡邏車趕到現場。激鬥雙方的人馬，都已撤走了。現場是一片紛亂，地上的血漬斑斑，殘存的折棍、破玻璃瓶、鐵片散佈地面。還有當場喪命的屍體，亦有二個重傷垂死的傢伙。

事後，警方偵悉，是杜心狼為首的一班人馬搗亂治安，破壞社會秩序，即日採取有效對策，禁止任何人在械鬥地區活動，并展開搜捕工作。終於將杜心狼給拘扣了，受控於法庭，結果，判處監禁十八個月，服刑期滿，遂回聯合邦。這是七八年前的事。

杜心狼給遣回山城了。

山城雖不很大，到底不失為杜心狼生活的搖籃。其實是他從小到大，崛起、闖紅的發祥地。因為他的身軀壯健，孔武有力，雙拳敵四手，歸來之後，很快就懾服一般黃牛黨徒，再度給擁作「牛王頭」了。他們佔有電影院附近的地盤，已夠「搵食」了。更有小牛、白狗他們孝敬的「保護費」。

，杜心狼是坐享其成了。有時，遇到來路貨，獲得肥料草，他更要大吃大喝，飲得醺醺然了，便大搖大擺的上旅館去睡「香閨」，享受溫柔的歡樂。——醜小鴨早給忘得一乾二淨了——這玩意兒是杜心狼挺喜愛的嘛！尤其是對付女孩兒家，他還另有一手呀！要說他有「術」，不如說是「野馬」吧，他就是胡天胡帝的亂來，誰碰上他，誰就倒楣。他對這樣兒生活感到痛快，却又嫌美中不足。亦不知那兒聽來的「三妻四妾」的成語，他居然決心要試一試，野心可真不小啊！

### (三)

杜心狼果然神通廣大，好厲害，不知怎麼着，竟然弄得電影院那個守門的收票人，自願讓給他頂名接替工作。

這年，杜心狼恰好三十歲，他以黑社會的「牛王頭」身份，充當電影院的收票員，顯然是別有用心，他採取「眇一目」的工作態度，當然，看戲人是憑票入場的，只有他心目中要獵取的女孩兒，能夠獲得他「眇目」的優待，同行三四人，二張票就可以入門了。即使是一票，同伴兩人，亦可以放行。而且還表示歡迎呢！後來，至於免費都能夠入場看戲了。

像這樣兒得到杜心狼「眇一目」優待的女孩子，實際並不很多，只有寥寥可數的三四人而已。其中，最受歡迎的，要推花枝香姑娘了。花姑娘挺喜愛看華語片，每次換畫，她都到場，都是「拍司」的。自然，她佔的便宜亦挺多。時日長了，他和她們都熟絡了，便有說有笑，還眉來眼去，互相表達內心的情愫呢。花姑娘是成熟的了，初次接觸異性又驚又好，得到男朋友的獻殷勤，感到非

常的愉快，以爲這便是愛情了，心中暗自喜慰。

杜心狼是老於此道的能手，他知道魚兒上鉤了，閃電的進攻，於是約會，拍拖。花姑娘都欣然應許，從不表反對。她的心似乎給杜心狼勾去了。終於，杜心狼達到了目的。

出奇的是，花姑娘偷嘗了禁果之後，老是精神恍惚，胸膛悶熱，一顆心好似要跳出來，直朝杜心狼飛去。而且腦海裡，眼底，彷彿好多杜心狼的影子，繞着她盤旋飛舞。弄得她痴呆、沉默、悽悽惻惻！

天下的母親，都是疼愛兒女的，花婆婆察覺女兒的心神不屬，不思茶飯，明白了女兒的心事，只是同情和憐惜！

花老板却看得出女兒的反常，不對勁兒，很是耽心，暗地裡偵查，知道了登徒子竟是市井的無賴，流氓頭子杜心狼，十分憤怒。但是爲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只怕損傷了既得的令名，至於親自出馬，把女兒帶到新加坡去，委托三胞弟夫婦，照顧和管束。他希望調換環境，有了新接觸，交上新朋友，也許可以改變女兒的心思，慢慢地恢復常態。

然而，花枝香却忘不掉情郎的陰影，一心惦着杜心狼，悶悶不樂。過不了幾天，她悄悄地逃回山城來，跟情郎同居了。她躲在市郊外平民窟的陋屋中，沒有什麼佈設，至於睡硬板床，生活亦很苦，比較她在母家的香閨，相差太大了。可是，她不能計較了，她心目中只有情郎，何況她肚子裡已經有了一塊肉。

花老板接得三胞弟的長途電話，他報告——枝香不辭而別去，遍尋不見踪跡，是不是已經回家了？這回更加惱怒了，他咆哮，真要採取行動，倒是給花婆婆勸住了。她說，家醜不宜外揚，女兒外向，從古而然，阿香自作自受，咎在她自己，怨不得父母，且由她吧！花老板細想，這話不錯。而且木已成舟，挽救已不及了。只是搖首低喟；哀莫大於心死！阿香已經死心了。唉，花老板又嘆氣了。不過，他怕受到牽累，爲了保持自己的名譽，不得已，只好在華文報上，刊登一則簡單的啓事。

「次女枝香，不受管教，即日起脫離父女關係，特此聲明，仰各周知。」

一九××年××月××日 花自芳啓

這樣兒一來，花老板覺得安心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花枝香自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更不明瞭她這時的處境，正有着難言之痛哩！

不過，花老板可不是全無父女之情的老頑固。他只是不肯承認杜心狼這樣的女婿吧了。他是山城的富翁，又是社會聞人，倘使承認潑皮、流氓，像杜心狼這樣的女婿，豈不是要惹人嗤笑？刊登聲明啓事，目的是在法律觀點上，站穩了立場，取得保障而已。名義上，脫離父女關係，實際呢？花枝香還是他的女兒哪！而且暗地裡照顧她、接濟她。

(四)

花枝香爲甚麼迷戀杜心狼，至於自投懷抱呢？真是不可思議。難道是真的中了他的「勾心術」

嗎？誰也答不上來。

其實，杜心狼並沒有計劃要佔有她，只想是「搞搞陣」，得手了，亦就算了。他一路來打光棍慣了，自顧自的吃呀喝呀，賭呀嫖呀，不愛家的拖累，亦沒有能力供應家庭生活開支，更沒有料到花枝香會來投靠他。已經來了，沒有理由趕她走，那就由她捱下去吧。不過，他知道花婆婆還能疼愛女兒，一定會照顧她。於是，他又坐享現成了。

而今，花枝香躲在小木屋中，靜悄悄，孤單、寂寞，一切都不如意，肚子已經夠大了，還得爲自己的生活操作、洗衣、煲飯，很以爲委屈。而杜心狼却漠不關心，成天兒在市井胡混。有時竟二三夜不回來，顯然，他並不愛家，她看得出，他並不是真心愛她，亦不以得到她爲滿足。於是，她感到失望而後悔了。却又莫可奈何。真是苦了她了。她會默默地自忖：父親已經登報聲明，不承認她這個女兒了，還有什麼樂趣？頓時她灰心了，對人生感到悲觀，好的是母親還能同情她，時不時地使妹妹來探望她，給她帶來食物什麼的。這是唯一的慰藉，亦是有力的鼓舞。要不，她真想自殺啊！但她又不忍戕害肚裡的小生命。不管小生命是男還是女，都是無辜的。於是她硬着頭皮的忍淚吞聲，接受命運的安排了。

時間是最好的証明，終於，花枝香懷胎已到了臨盆的時刻，快要生產了。可是她自個兒，孤獨無依，又是第一胎，全沒有生育的經驗和知識，怎麼辦呢？她很耽心，肚子裡的絞痛，教她駭怕。自自然然地聯想情郎來，但是杜心狼却不在她身邊。她埋怨他不負責任，不關心她的安危，沒有照

顧她，心裡又驚又急，不知怎麼好，很是耽憂，又很煩惱！

幸而得到鄰居胡媽的幫助，給她料理了接生和產後應做的許多瑣事。末了，還剪了臍帶，包好嬰兒，扶置她上床休息，還告訴她一些產後護理的方法，教她十分感激。這算是母子平安了。雖是女孩兒，那沒關係，她本身是喜歡女孩兒的。

花枝香雖然度過了生產的一關，可是產後的進食和調補，却付缺如。小木屋中沒有可靠的親人。杜心狼亦還沒有回來。她捱了半天，實在餓了，但得不到應有的照顧，真是委屈。

胡媽到底是身歷生產的好心人，她先給花枝香一杯好立克和幾片疏打餅，隨後再給她燒飯，炒了一碗肉片。吃飽了，才不致餓壞了身體，這教花枝香感激涕零，再三的道謝。她明白這是好心人的同情，心裡對杜心狼的反感加深了。

直到子夜時分，杜心狼才醉醺醺地回來，還說酒話：「他踱近硬板床，似乎突然的一怔。但他對嬰兒，視若無睹，亦不問一聲，是男還是女？更不慰問花枝香。管自轉身在板桌上伏頭打盹了。好似根本沒有這回事哩！」

實際上，杜心狼並不是初作父親，他母親家裡的醜小鴨，早已替他生了二個孩子了，只是他從來不加聞問，置諸不理吧了。

凌晨三點左右吧，嬰兒啼餓了，花枝香側身給嬰兒哺乳，一抬眼，瞧到丈夫伏案——恰好他亦抬起頭來，朝她一瞥，視線相接了。她忍不住心中的怨憤，冷冷地說：

「你去弄點肉和雞來吧，」她說：「最好是補酒，知道嗎？米亦快完了。」

「唔！」杜心狼漫應着，又伏案打盹了。

「今天，好得胡媽來幫手。」她說：「飯亦是她給我煮的。」

杜心狼已經鼾聲大作了。

花枝香瞧到這樣兒光景，感到非常悲哀，預知她是失望的，心一酸，晶瑩的淚珠兒已經擠出來，吊掛在眼角了。

天還沒有大亮，她醒過來，側身一瞟，板桌那邊兒空蕩蕩，杜心狼已經走得無踪無影了。

她又感到饑餓，周身乏力，手脚軟綿綿，懶得一動，她需要有人護理了。然而，自己的情郎都不關心，還有誰來照顧飲食呢？她又感到惻然了。

天已大亮，太陽升起好高，胡媽要上巴剎，順便過來看看花枝香，倏見她面上的淚痕，猜到是什麼回事了。

「胡媽，」花枝香幽幽地說：「請妳順便告訴我媽……」

「唔，我明白。」胡媽搶着說：「妳不用說了，等下子，我媳婦會送什麼來給妳。妳好好休息吧，不要擔心。」

胡媽轉身出門去了，門外傳來她的口音：

「我已經吩咐我媳婦了。」

「謝謝妳，」花枝香作禮貌上的道謝。胡媽只怕是聽不清楚了。

×  
花婆婆聽知阿香已經生產了外孫女兒，却得不到調護，很是惋惜。她愛女心切，隨即悄悄吩咐何九嫂，上市去買雞和肉，一瓶文加宜，另加她自己飲用的大半瓶廊酒，一併帶去給花枝香。并留着服侍她，最後還吩咐：

「食物完了，再回來添買。」

花枝香承受母親的體貼，又得到何九嫂的照拂，感到莫大的喜慰。心情愉快了，精神充沛，體力亦比日增強起來，這才明白到底是自己的母親好。她和何九嫂有說有笑，很談得來。

半月後，何九嫂又一次帶來食物時，杜心狼恰巧回來，他見到酒，睜大雙眼，饑涎欲滴，很想飲一杯。當着何九嫂面前，却不敢動手。他只喃喃自語：「我知道她母親會有接濟的，果真不錯呀！」他還自以為得意吶！不過，他是沉默的，並不安慰花枝香。一會兒，似乎感到沒趣，他顧自走了。

何九嫂見他這樣子，好像陌生人似的，心中大抱不平，憤憤地說：

「世上那有這樣子的人，無情無義，不像丈夫亦不像父親。」她說：「阿香，妳怎會看上這個人？」

「唉！」花枝香喟嘆了。「我亦不知怎麼着，好似心魂給他勾去了。他騙了我，還要騙取我的

金鍊哪！」

「不要臉，臭男人！」

「我上當了，」花枝香說：「如今，後悔已太遲了！」

「什麼太遲了？」何九嫂理直氣壯的說：「妳才廿一歲，正是初升的日頭，再說，亦不是明媒正聘，他勾引妳，這算得什麼？」

「但是，我沒面目見人了，」花枝香幽怨地說：「亦不能矜持了，還有什麼希望？」

「這不相干，妳還漂亮呀！」何九嫂說：「妳父親有錢、有地位，還怕什麼？」

「我對不起父親，惹他生氣。」花枝香說：「他已不要我了！」

「這是一時的憤怒，到底是親生骨肉。」何九嫂說：「妳知不？過後，他還是惦念妳的。我給妳帶食物，他都知道的。」

「哦，爸爸不生氣了？」

「世上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何九嫂說：「妳行錯門路，可以走回頭。試想，這樣下去，是什麼了局？」

「唔！」

「難道妳甘心捱苦？妳媽不能照顧妳一世啊！」何九嫂說：「妳要好好地打算，爲了妳終生的幸福。」

「嗯！我明白，我……」

「趁早決斷，勿要自誤！」何九嫂搶先說：「青春不能永保的。」

「……………」

花枝香產後得到適當的調護，面色紅潤，是個活潑青春的少婦，綽約多姿。她對鏡自賞，感到很欣慰，亦增加信心。但對杜心狼却失了信心了。

嬰兒彌月，原是該有「湯餅會」的。可是杜心狼的人生概念，却從來沒有這回事。他身為嬰兒的父親，竟然不負父親的責任。壓根兒就全不理會。花枝香初作母親，亦不曉得怎麼辦。倒是花婆婆還樂意担承外婆家應負的責任，盡了外祖母的義務，依照傳統的規例，備辦了肉食、雞蛋、糖果、以及嬰兒的衣料、鞋帽毛巾，許多禮物，一應齊全，仍然是何九嫂帶到小木屋去的，花枝香喜出望外，亦上了做母親的新一課，當然，她要送一些食物給胡媽，表示答謝和敬意。胡媽見到那許多禮物，連聲稱讚花婆婆做得很周到。真是一個好外婆呀！

花枝香感到很光榮，亦很惦念母親。她知道，何九嫂一回去，她又落寞了。於是請托何九嫂，稟告她母親，不要忘掉她這個苦命的女兒。更希望何九嫂時常來看她，給她慰藉。同時，還悄悄告訴何九嫂：

「阿嫂，我已經想通了，并且下了決心。」

她說：「我不能長久依賴我媽，我還年輕，我有雙手，我要自立。」她好像激發了內心潛伏的意志，毅然而堅決的說：「我不甘受人禁制，爲了我自己的幸福。」

「這才像話。」何九嫂說：「妳亦作好準備了？」

「唔，但是我怕，他好凶狠。」花枝香說：「還得請妳給我出主意。」

「不用怕，有法律吶！」何九嫂說：「他不負責任，還要吃人嗎？」

「……………」

### (五)

杜心狼用來藏嬌的「金屋」，原是一棟敗陋的小木屋，實在辱沒了花枝香這個可人兒！

這小木屋在一條橫巷裡，出出入入，都必須經過巷頭的大王廟；到廟前的大馬路，才可以搭巴士上市入城。

大王廟建在一座小丘上，沿着斜坡直落平地，規模格局很宏偉，古色古香，早已成爲遊覽的勝地，廟堂院落寬大，供奉的神明菩薩亦特多，向來香火很旺盛。一年到頭總有好幾個不同名堂的神誕，佛誕，大排素筵，宴請董理、善信、居士，很是熱鬧。七月中元節，還演街戲，引動了附近新村、甘榜的居民，湧來集會，人山人海，就更加喧囂熱鬧了。

平常時，每逢初一十五，總有許多信女到廟裡來燒香祈福的。其中，尤三姑是挺熱心誠懇的信

女，每次「朔，望」，她是風雨不改的來膜拜神明，亦添香油，可以算是老齋婆挺歡迎的財神哪！

尤三姑是個青年寡婦，身材適中，不肥亦不瘦，她愛美，又善粧扮，衣飾入時，鮮艷而合度，挺出色動人。雖是快四十歲了，還很漂亮，婀娜多姿，教人艷羨，真是個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哪！

她擁有丈夫留下的遺產，衣食充裕，生活挺舒適，唯一的缺陷，就是太寂寞了。她身邊只有一個十二歲半的女兒于美美，已經升上初中一年級，美美上學去，她就更孤單了，於是時常參加社交活動。亦還熱心社會福利，肯捐點兒錢，救災濟貧什麼的。幾乎成爲山城的名女人啲！

杜心狼早已知道尤三姑是有錢的寡婦，存心覬覦她。又知她常常到大王廟拜神，靈機一動，終於設法混入大王廟，充當「跳神人」。目的就是要接近尤三姑。

杜心狼藉着近水樓台的機會，得以親近尤三姑了。幾次接觸之後，他覺得她並不驕傲，又迷信鬼神，於是抓住她這個弱點，裝模做樣的說了「神話」，使得她更迷信了。當然他是用心的巴結，大獻殷勤，而且出「術」，弄得尤三姑的心旌搖蕩，精神恍惚，好似着魔了，竟然對這個「跳神人」有信心，還有好感。

尤三姑長年寡居的生活，早已覺得枯燥無趣味，正自感到空虛、寂寥，很需要異性的慰藉，從沒曾遇到像杜心狼這樣兒誠心的逢迎她，討得她的喜歡，於是芳心動了，她見他年輕壯健，又好像有心人似的，心裡感到很滿意。她想征服他，把他收在石榴裙下。

這天又是十五，尤三姑到大王廟去「招魂」祭奠亡夫，聽了「跳神人」的許多「鬼話」，觸動

內心的情懷，感到很悲哀！至於酸淚盈眸，低聲兒啜泣了，杜心狼看得清楚，居然用真心話勸慰她。而且自告奮勇，替她搬運那許多祭品，還有廟裡致送的齋菜，陪她一塊兒回家。過門是客，杜心狼受到好意的款待。他亦趁虛而入，殷勤的奉承她，甚且眉目傳情，流露愛慕的真意，試行調情挑逗，尤三姑不獨沒有變臉逐客，反而脈脈含情的默許哩！

杜心狼行正桃花運了，他獲得尤三姑的青睞，大胆的登堂入室，作了她的入幕之賓了。亦不知是幾生修來的艷福，原是市井的潑皮、窮光蛋，一下子變成溫柔鄉的佳客，有如耗子落米倉，終生受用不盡了。杜心狼大感快意，他的目的達成了。他有新相知的歡樂，更有佳餚美酒的享受，好不高興。他於是樂不思蜀——花枝香了。真的，他把花枝香和嬰兒，視同累贅，拋棄一邊了，自然亦忘了花枝香正在捱餓，更沒想到她這時的心情是怎樣的憂悵和愁苦！

(六)

杜心狼跟尤三姑姘居以後，生活舒適，衣食無憂了，還幹什麼「跳神人」的鬼差事？他只要竭力服務尤三姑，給她暢快的滿足就夠了。他才三十三歲，身壯力強，對付風流陣仗，又另有一套工夫，自然是勝任愉快了，他知道尤三姑喜歡他，還自以為服務有功的忠臣啊！

尤三姑正當狼虎之年，對異性有強烈的愛好，難得有這樣兒比她還年輕的情夫，來填補她的空虛，使她再度獲得閨房的樂趣，她太滿意了，還以為相見太晚哩！她如魚得水了，好似新婚度蜜月，和杜心狼儼然正牌正票的夫婦。她愛他，至於命令美美稱呼他「阿叔」，等同假父了。十二歲半

的女孩子，還不懂人情世故，更沒有獨立的意向，一切都是服從母親的。

杜心狼好像鐵樹開了花，光芒四射了。他那一片空白的生命史冊上，平添了羅曼諦克的花邊記錄，他得到有生以來從沒得到過的生活享受，這才領略了人生的樂趣。真是稱心愜意了。他已經鳩佔鵲巢，賴在這兒，恣情的歡樂，專心致力討好尤三姑，把其他的一切都拋置腦後，只顧大吃大喝，借酒意和尤三姑打情罵俏，好像他是專爲尤三姑而生活了，這樣一來，哪裡還能記得花枝香？

×

×

×

小木屋那邊兒的花枝香，孤單、寂寞，沒了柴，又無有米，生活真夠窘了。她盼望何九嫂能及時給她帶來些什麼，就好了。

突然下了一陣狂風猛雨，屋頂的破漏，弄得她手忙腳亂，屋內好多水漬，門外又是遍地泥濘。行路難呵！她心中一點希望的火焰，都給淋熄了。很感到沮喪，小寶貝又直哭鬧，既不是啼餓，又爲什麼呢？那裡發毛病了？她全然不解，好不苦惱！

一連成十日了，都不見個郎回家，她心情懊惱，一古腦兒的愁苦煩悶都攆來了，真的是「兀的不悶煞人也麼哥！」可是，花枝香怎麼亦沒有料到杜心狼又一次移情別戀，飛上枝頭作「鳳凰」去了。

尤三姑知道杜心狼有元配的醜小鴨，又勾引嫩鷄仔似的花枝香，只怕失去他。雖然他不得畫眉的情趣，到底不失是可愛的情夫，還要寵給他呢，她故示大方，闊綽，意圖佔爲己有。杜心狼看

得出她的用意，就更肆無忌憚，暢所欲言了，索性就恃「寵」撒「嬌」起來，衣食不消說，還要鈔票，更要風車呀！他藉口接送美上學、回家，既方便，亦體面呀！這一點正迎合尤三姑的虛榮心，她愛面子，更愛享受。她自盤算，有風車，遊埠旅行，兩人併肩兒坐，情夫充當貼身的車伕，好開心啊！她明白，醜小鴨和花枝香，都比她年輕，在這裡，要不是生活得好，她這個大姐兒，只怕是絆不住好弟弟哪！但她却不知道，杜心狼還有更大的野心哩！

## (七)

尤三姑買了風車，表面上，等同杜心狼自用的座車呀，他常常開車招搖過市，有時亦上公館，好像有車階級的闊人了。他油頭粉面，衣履煥然一新，令人側目，亦羨煞那一般黃牛黨的好兄弟。杜心狼法力高強，弄得尤三姑痴痴迷迷，全盤信任他了。他於是得寸進尺，慫恿尤三姑賣掉樹膠園，把資金用來買賣二手風車什麼的。其實，他哪裡曉得商務的經營呢？

現在，杜心狼作了尤三姑的經理人了。事權在手，居然喧賓奪主了。不是嘛，瞧呀，當他陪伴尤三姑出埠旅行，上賽馬會的時節，鈔票銀灰的出納，向銀行兌現，全由杜心狼經手，彷彿他才是有錢的財主啊，尤三姑反而成為點綴的花瓶子。

有了風車，行動方便得多，杜心狼偶爾亦偷偷地去看望一下子花枝香，卻沒有宿夜，匆忙的走了。使得花枝香非常傷心！她作夢亦想不到個郎變得這樣兒無情。她在小木屋捱苦，撫育小寶貝，自己操作，還替人家洗衣服，幾年來生活並沒有改善。如今，見到個郎有風車，神采飛揚，她還是得

不到一點兒好處，怎能沒有怨懟呢？說真的，花枝香的心早已冷了。乍然，她想起來何九嫂給她說的話，又盼何九嫂能給她什麼安排。彷彿何九嫂是她唯一的救星哩！

年復一年，花枝香的小寶貝三歲半了。于美美亦升上初中三了，年底十月，就要參加初級文憑考試了。

現在，杜心狼是財色雙收了。他在于家，不獨反賓為主，而且作威作福呢。他控制了尤三姑，又控制于美美，儼然是家中的主宰，甚至還擺起後父的架子來，呵責美美吶！

于美美是個內向型的女孩子，沉靜而少言笑。她眼見母親常常遷就杜心狼，即使吵了嘴，最終還是讓步的。這樣兒情勢，教她很受感染和影響。她亦見過杜心狼喝酒，使酒性，睜大雙眼罵東罵西，好凶狠，心中感到駭怕。有時還無緣無故的受叱責，很以為委屈，却又莫可奈何。真的，于美美怕這個「阿叔」，直如耗子的畏貓，一聲兒亦不响。

杜心狼真太「野馬」了，得隴望蜀。他佔有尤三姑，還併吞她的女兒。天性文靜，年僅十四歲半的于美美，還不解風情，分明是威嚇她就範，強迫成奸的。杜心狼偷渡得手，駕輕車就熟路，自是不肯放過她了。卒至於成孕。

出奇的是，同在家中，身居母親的尤三姑，何以竟不知情？可見她一意迷戀情夫，自願歡樂，全然不關心女兒的安危。

杜心狼知道美美有孕三個月，不能長久掩飾的，終有一日給人看破，下不來台。於是決心犧牲

美美，死無對証，他便可以推卸責任了。可憐年幼無知的美美，終於逃不出假父杜心狼的毒手，實在太冤枉。

事發當日的黃昏，馬來漁夫發現女屍，投報警察局，隨後就查明死者身份，局長親自到于家盤查，只有守家的老媽子供說，頭家娘尤三姑不在家。杜心狼於日落時帶美美同車出門，稍後，單獨回來，又匆匆地出去了。沒聽他說去哪裡？局長遂決定追捕嫌凶杜心狼；調派警員，分別在四方交通要道上，設置路障，盤查車輛行人。又疑他躲匿友好家裡，那一夜，還沿門逐戶的偵查，鬧了個通宵達旦，卻沒見杜心狼的踪影，徒勞無功。

第二天的晌午，尤三姑回來了，一入門就聽到噩訊，非常傷心，又發覺臥室失竊現鈔六百元，她心底明白了。含淚應召到警局，報錄口供。她心痛女兒的遭殃，又怨恨杜心狼的梟橫、殘忍、無法無天、情理難容。她要復仇，報了案，還採用種種可行的方法。至於勞神役鬼吶！——據說，這樣做，死者的冤魂會去絆住兇手，教他落網。

如今，尤三姑是落得一片空虛了，亦更孤獨了。她失落的真太多，錢財是身外物，還不相干，美美的喪命，那才可悲哩！她痛定思痛，頭腦似乎清醒了，很覺得後悔。她亦明白，這樣不幸的遭遇，咎在她本身，她不該濫用感情，引狼入室，造成養虎傷子的悲劇。結果是人、財兩空，還受人嗤笑，教她怎能不感到悲哀心碎呢？

三個月後，嫌兇杜心狼終於在新加坡落網了。給押解到山城歸案。扣押期間，經過了連番的盤問，錄取口供，蒐集証據，尋覓証人，然後提控於地方法庭。

——色狼杜心狼歸案了——風聲傳開來，馬上轟動全山城，成為人們談笑的好資料。

地庭開審的第一日，是個晴朗的好天，炎陽高掛天中，好悶熱，炙得柏油路在發烟，老黃狗、黑狗都躲到樹底下，牆角邊，臥在地上，伸長舌頭在喘氣。

然而，好新奇的閒人們，却不嫌炙熱，亦不憚汗流浹背了，還是絡繹的湧到法庭聽審。庭內滿座，庭外三面都圍成了人牆，就連鄰座官署那斜坡的草坪上，亦擠滿人群，男男女女，怕不有上千？這是從來沒曾有過的擁擠場面，好熱鬧。其實呢，人們並不是來湊熱鬧，為的是，要看看色狼的真面目，以及他佔有的「嫩鷄仔」，「醜小鴨」，和「老鵝」（註二）的風流寡婦哪！啊呀！那傢伙，滿面于思，毛髮都寸來長了，一雙賊目烏溜溜，好凶狠的惡相，簡直就像戲台上的野賊，大盜，真是駭人，他還睜大着烏溜溜地雙眼，直瞪那位搶鏡頭的攝影記者吶！

「無人性的色狼！恬不知恥！」

「那惡相，証明他心黑手辣。」

「凶神惡煞，才做傷天害理的勾當！」

「狼虎雖惡，不傷其子，這傢伙比虎狼更凶惡！」

庭外的觀衆，在唧唧地私語，嗤笑了。這不是輕鬆等閒的煩言，而是由衷的評論呀！公道自在人心，這該算是正義的譴責啊！

主審法官，端坐正堂，陪審員列坐台上。主控官，推事，通譯員，記錄，兩造律師，各就其座位。還有証人；馬來漁夫，尤三姑，花枝香……

主控官尤索夫馬目，滔滔不絕的宣讀控詞，條陳被告杜心狼的罪狀。畢。通譯員繙成福建方言。然後，第一証人馬來漁夫，步上証人欄，宣誓作供。第二証人，第三……

第二日續審，主要証人花枝香——她把小女兒交給陪她同來的何九嫂抱着——上台宣誓作供，她神情肅穆，平和的說：

「×月×日——于美美被害的同日——黃昏時分，我正在家裡照顧小女兒作耍兒，忽然聽到風車聲在門口煞住，隨即見到他——手指杜心狼——匆匆地入門，一徑走入臥房，我抱起小女兒，亦行入房內，發現他的衣服有水漬，褲腳濕了半截，有點點地泥污和草針，感到很詫異。他已拿了毛巾，走向沖涼房去。」

「一會兒，他回臥房，要我替他洗衣服，除去草針。我推說晚了，明天再洗。他好像不高興，便自己去洗了。很快，他把濕衣服掛上鐵線，亦沒說甚麼，換了衣服，便匆匆走了。」

這個供証，是本案最重要的一個焦點，關係很大，旁聽的人們，有點兒嘩然，還有點兒波動。法官他們，自然心裡明白。

老鵝尤三姑，沉默，仍然是一臉悽惻的神情。杜老媽子聽得雙眉一皺，似乎心中一怔。醜小鴨却是駭然色變，很憂悵，心情激動了，又在強忍淚水的奪眶而流出來。被告杜心狼呢，他狠狠地直瞪視着花枝香，似乎很不高興她這樣的供証。

旁聽的許多人，都斜眼朝杜心狼瞟一瞟，似乎在責問他：「哼！看你還能狡辯？」

尤三姑作供時，觸及內心的傷痛，涕淚交流，嗚咽不能成聲，情不自己的啜泣，顯得萬分的悽楚，悲哀！這樣兒的光景，使得本來嚴肅莊重的法庭，充滿了愁愁慘慘的氣氛，好多閒坐的婦女受感動，戚然心酸，爲她流了同情淚，掏出手絹兒拭面呢！庭主亦表同情，至於下令休庭二十分鐘哩！

在法律的程序上，被告——凶手杜心狼，得有辯護的權利，但亦有應答律師盤問的義務。然而，不管他是如何的能言善道，口才流利的解釋，狡辯，企圖脫罪，都是白費心力的。因爲，他做了虧心事，實際上是犯罪了的。即使洗盡三江水，終是不能得到清白的。

本案的許多証人，全都依次作供完畢了。

主審法官，就法律的觀點，把一應証人提供揭露的種種真象和特徵，作了一個彙納。再將案情，作一番詳盡的分析。最後得到結論：被告杜心狼，因奸成孕，陰謀殺人滅口，暴力扼死于美美，証據確鑿，罪狀成立。——這是給陪審員提供參酌的啓示。但却保留宣判。

七位陪審員，退入內室密商，半小時後復出，領班的一人宣稱：他們一致同意庭主的觀點，認

爲被告杜心狼有罪——殺人兇手，應受嚴厲的法律制裁——懲罰。

這一宗聳動社會視聽的奸殺案，審訊告一段落。但是，由於案情的嚴重，依法必須移交高等法庭覆訊，裁定，然後判決兇手杜心狼應得的刑罰。

當繙譯員用福建方言宣稱——複述：被告杜心狼有罪，將行移高等法庭覆訊判決時，主角杜心狼表面強裝鎮定，只是苦笑。他母親却吃一大驚，低着頭兒嘆息了。醜小鴨的眼淚直如泉湧，雙手掩面，淒淒切切地啜泣了。她知曉，殺人償命，已然有罪，可能判決死刑。至少亦是終身監禁，她絕望了，怎能不傷心！杜心狼明白醜小鴨的悲哀，於是自作解嘲。

「免驚免驚。」他要安慰母親和妻子，亦作自慰。「我的福命大，不會死的。何況，還有上訴的機會？官司可以打到倫敦呀！」

這個話，又引起人們的注目了。醜小鴨是聽得到的，只是情不能禁的啜泣，至於哭出細細地聲兒來。

那邊兒，証人座上的尤三姑和花枝香，感受可就全然不同了。她們是面對面的坐着，神態很嚴肅，默默不作聲。她和她，都是傷心人各有一番心事的。她們對於曾一度愛戀的枕邊人，如今是罪犯的杜心狼，好似毫沒關係的陌路人了。不錯，這個場合，尤三姑跟杜心狼是對立的。她的反感很深，早已視同仇人了。她怨恨他的忘恩負義，又毀了她僅存的愛女，無異於魔鬼。魔鬼還值得憐憫嗎？老實說，她早就恨透他了哪！

花枝香呢，這時的心情是複雜而矛盾的。她憎恨尤三姑，又恨杜心狼。她對他已感失望，亦沒了愛心。她只希望脫出他的魔掌，能夠自由，可以從新做人。因此，對他所面對的刑罰，生死，自然是漠不關心了。——關心又有甚麼用呢？倒是對於尤三姑的喪女，反而有點兒同情了。雖然，前些時還視同情敵，不滿她的鉤住杜心狼，使得她孤獨，十分苦悶。但如今，情勢變了，她和她都是被欺侮的弱者，爲要出一口氣，倒像是同病相憐的戰友了。不是嘛，她們的供詞，對杜心狼都是不利的。雖然，咎在杜心狼自己。到底有過一段情。不過，這是理智和良知，對感情的交戰，爲了正義，忠於法律，作真實的供証，那是不可非議的。如果爲了偏愛，故意編造假供，袒護殺人的兇手，那才罪過哩！花枝香和尤三姑，都可無愧於心。她和她都是有正義感的女性，亦看得開。雖然，她們都蒙受了不可補償的損失，亦遭受到創傷和悲痛！

### (九)

約莫一個月左右，巫、英、華文報紙刊載新聞；轟動山城的謀殺案，業經高等法庭覆訊完畢，大法官認爲被告杜心狼，是謀殺于美美的兇手，証據充足，依法應判處死刑。即日押解吉隆坡大監獄，執行處決。

這是大快人心的新聞，有非常的刺激力，對於山城的人們，無異一服興奮劑，使得人們手舞足蹈，滔滔地大發議論。一般的看法；惡棍伏罪，天理昭彰，橫行不法的歹徒，終於難逃法網。兇手杜心狼，死有餘辜，理合再行戮屍示衆，以儆儆尤呐！

這當兒，市井是嚷嚷地一片喧囂，人人稱快，獨獨醜小鴨，惻然神傷，感到絕望，悲哀的大哭了。杜老媽子亦酸淚盈眸，搖首慨嘆！

醜小鴨到底不忘夫妻一場，十多年來，吃盡苦頭，沒有得到一點兒好處，還是要上吉隆坡去探監，好歹要看丈夫一面。杜老媽子不便遠行，亦不能分身，便吩咐幼子振強，陪大嫂子入京一行，却給拒絕了。他憤然說：

「我沒有這樣的長兄。」他說：「許多年都不見他回家一趟，却在外頭胡鬧，叫人嗤笑，我們都丟臉了，還去自討沒趣！」

杜振強是中四班的高材生，歷年受到良好教育，已學了世故，能辨別是非曲直。他不滿杜心狼的行爲，即使同情大嫂子，亦不肯去探監，受人白眼和鄙視。

就是這麼一耽擱，遲了一日，醜小鴨匆匆趕到首都大監獄，杜心狼已被處決，而且給埋掉了。她來不及見丈夫最後一面，很沮喪，呆愣了，又太陌生，摸不到門路，無法上墳地去祭奠，只好快地回山城。據說，監獄當局，處置這類事件，向來因簡就便，死囚伏法後，沒有親屬領屍，便着令仵工草草埋掉，既沒有棺柩，亦不給立個石碑訥！

這天晚上，小木屋中的花枝香，正自個兒在燈下作活計，忽然聽到何九嫂吊高嗓音在喊門，很覺得意外，急急地開門讓她進來。

「阿香，妳可自由了。」何九嫂把報紙遞給花枝香，得意的說：「那傢伙給判了死罪，不會來

管制妳了。」

花枝香乍聽新聞，又驚又喜。她展開報紙一看，知道杜心狼是完蛋了，心中不免一愕。這是自然的感應，亦是人情之常。她聯想起來杜心狼給她的威脅和恐嚇，心裡早有畏意，害怕「牛王頭」的手段，發起狠來，真要去找父母的麻煩，便一直隱忍着，如今，再也無有禁忌了，心亦寬了。

「阿嫂，……」

「不用說了，妳媽要妳儘快搬回家。」何九嫂搶先說：「老人家多麼惦念妳啊。」

「嗯，」花枝香感到興奮了。

「妳快快收拾，明天下午來接妳。」

「好吧，我……」花枝香面有笑意了，顯得很高興。

「回到妳媽身邊，慢慢找個如意郎君。」何九嫂一半正經，一半打趣，又搶着說：「我會給妳安排的。」

花枝香欣慰的自笑了，不知怎麼說，她確有這樣的心事，難得何九嫂這樣的關心，又能了解她的相思苦，對她來說，不啻第二母親。她心中甜甜地，暗自歡喜。她明白，這是生命前途的轉機，她還年輕哪！

本來就是名女人，一向受人注目，而今又是新聞人物的尤三姑，經受了這次的變故，教她領悟

到人心的惡毒，憤懣而灰心了。她恨透了男人，更憎厭那般幸災樂禍，愛說風涼的女人，羞與爲伍，於是謝絕一切社交活動。每逢初一十五，還能照例到大王廟進香，添油，跟老齋婆聊聊天之外，甚麼都不聞不問。只是長日在家獨處，默默思過。她懊悔，走錯一步路，浪費了三萬元，招致女兒的犧牲，她有內疚，已經傷心透頂了。沒能得到同情，反而受人嘲諷、誹謗，說她「好賜」，把魔鬼當作神明來供養，終於遭受戕害。還說是「孽債」「報應」甚麼的，太不名譽了，令她難堪，至於生趣都消沉了。於是，她靜靜地思索，考慮，最後作出了決定。出人意表的決定。

尤三姑不是超人，如今却有超人的行徑。她毅然的「出家」大王廟，皈依佛教，禮拜老齋婆爲師，長年茹素，帶髮修行。從此，紅魚清馨，與經卷結了不解緣。

尤三姑遁入空門，拋棄了嚷嚷地現實社會，好似現實社會已經失落她了。可是，她却有個手尾，留給社會哪，她把資產付托律師辦理，指定；銀行的儲蓄存款，現金七千五百元，悉數捐贈大王廟。算是她下半生的生活保障。另有不動產，市區內的店屋二座，獻捐教育機關的「總會」——變賣或保留收租，均聽其變——作爲贊助獨立中學的發展基金。

這是冷門新聞，市井又是議論紛紛了——這回是好評——人們都感到訝異，尤三姑居然看破紅塵，放棄那多姿多采的生活享受，甘心躲到寺廟裡去念經。實在是沒人料到的。而且，她還作出有意義的貢獻。雖然那貢獻並不大，到底有一定程度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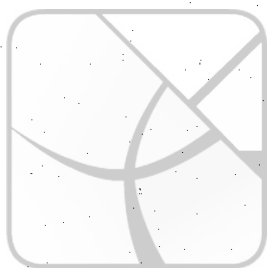
現在，尤三姑是一隻不與紅塵結怨的孤飛雁了，真是一個大冷門。

附註：

註一，「跳神人」俗稱「仝身」，通稱「落神婆」；神鬼附體，手舞足蹈說「神話」或「鬼話」。

根本不同「乩童」——應作「乩手」，兩人手扶「Y」形柳枝，在沙盤書寫詩文的。

註二，「老鵝」，潮汕的口頭禪，意即半老的徐娘。



# 自毀

## (一)

山城的二個社會聞人，人生舞台的要角，竟然如出一轍的相繼倒台了。其一是百萬富翁的突然逃亡無踪；另一個却是撞車，當場喪命。這樣，他們各人的商店，隨即宣告歇業，接着就整個兒的瓦解了。

這兩位聞人，原是好朋友，開的又都是米行，在營業上還有多少來往的交連。他們曾經同時出席地方性的聯歡會，亦時常在一塊兒吃酒、玩樂。其後，一人坐監，大米牌易手。出獄了，興師問罪，直接衝突，以致反目成仇。至於其他的恩怨，是非曲直，似乎並不簡單，局外人自不知詳細的內情。可是市井的傳說，却很紛紜。一般的反應，表示快意的好多，惋惜的却很少。而且，還說到報應甚麼呀！

## (二)

馬天山是個幸運兒，他獨得先人的餘蔭，承受了幾十萬元的遺產，包括一家米行，一間鋸木枋廠。當然他躋身于老板之林了。然而，他的異母兄弟，却是他屬下的估俚。本是同根生的嘛，貴賤的距離，尙且這般大，社會的人群，那裡會有平等？

馬天山很有冒險精神，能夠趁機會，走偏鋒，抄捷徑，生意做得很順利，業務的發展好快，不過七八年工夫，居然掌握了當地米行業的牛耳，儼然擁資百萬的青年富翁，人們稱他爲山城的鉅頭，商界的怪傑，于是他更自恃，亦更驕傲了。

他好動，在上流社會的交際場合，十分活躍。每次嘉年華會、園遊會，他都大出風頭。他的健美、倜儻瀟灑的態度，很受太太、淑女們的歡迎，亦是她們心目中喜愛的舞伴。而他的表現，亦夠闊氣，遇有勸募慈善，福利基金什麼的，他往往有大手筆的獻捐，給人很好的印象。但隨後就撈到「固本」，終於還受封太平局紳，真是名利雙收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而且掛上幾個社團的主席、會長的銜頭，彷彿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江大川原是山城的潑皮、浪童，身手很矯健，拳腳都夠凶狠，終於闖出了名堂。他倒還聰明，居然投托馬會長，得以置身於總會中任聽差，充行人，送信，收捐什麼都來得。捱了成十年，到底翻了身。由于他耳目靈活，大胆敢幹，就在東洋兵投降，一時未有主宰，社會陷於混亂局面，他眼明手快，率領一班好兄弟，大肆活動，趁機掠奪，只消一夜工夫，就創造了一個春天來。

和平起來，江大川獨資開創米行，自立門戶，一躍而爲財主之流了。他外行，但有個得力的高司理，經營得法，生意十分興旺，步步高陞，很快就擠成頭盤，至于跟馬天山分庭抗禮了。他躊躇滿志，有意爭雄，于是大力的鋪張，裝闊，買風車，招搖于市井，而以社會聞人自居了。

可是，他的暴發，引起官方的注意，嫌疑他與某一處倉房的物資，被搬掠一空的盜劫案有關，

把他扣押起來，調查他大筆資金的來源。好在他的律師，法力高強，爭辯得直，而在「証據不足」的理由下保釋。他雖脫罪，恢復自由，究竟坐了半年監，實在是不名譽的事。又因大米牌的利益損失，一怒而喪失了一位好朋友，受人嗤笑，更受人言的奚落，越發羞憤，性情暴戾，動輒得咎，以致陷于孤立，而感到不愉快。

### (三)

馬天山由「二世祖」升級做老板，一向都居于順境，從不會遭遇困難，亦未曾受挫折，壓根兒就不知人間有艱辛苦辣，尤其不識人生的愁滋味，天生的鄙視貧窮，一點兒無有同情心，對待屬下的員工，直視他們當奴隸，作牛馬，漠視他們的福利，即使是他的異母兄弟，亦一例不加體貼，偶然發生意外的困迫，要求他資助，都不獲准，所以造成了普遍的反感。人們背地裡都諛誑他不近人情，太刻薄，只怕是好花不常開哩！

江大川出身貧賤，吃足了苦，應知貧苦的滋味，而有同情心，體恤貧窮的。可是，他和馬天山一樣的自私自利，就是替他賺錢的高司理，月薪只得一百三十元，而且十年都不加薪。這在米行界是罕見的畸形現象。甚至於過橋抽板，開了個不歡而散。

他還有梟雄的傑作，吞沒他親八孀寄存的幾百塊錢，致使老媽子哭哭啼啼，公開的訴苦，咒他「夭壽仔，不得好死！」

現社會中果然有這樣兒梟心的財主嗎？老媽子還在含辛茹苦啊！

人是自私的，江大川不會例外。那班跟他同打天下，替他賣力，幫了他發財的好兄弟，如今還在捱苦、受餓，幾曾得他的接濟？即使上門求助，他都拒不見面，叫人失望，大吐口水呢！金錢是第二生命，他能不愛惜麼？

這是人情之常，一點也不稀奇。江大川自己生身的母親，而今都還住在那破漏的小木屋飼豬。兒子發了大財，好像跟她老人家沒有關係似的，這才出奇吶！

#### (四)

江大川比馬天山還更年輕，好美色，愛冶遊，歌台，夜總會，是他獵色的對象。終於找到了稱心滿意的媚媚，時髦的伴侶，雙雙對對了。他把母親給他的童養媳，棄如敝帚。

馬天山的風度翩翩，自命風流種子。他愛魚，亦愛熊掌。喜歡走單幫，他欣賞牆頭紅杏，挺有韻味。

他又有艷遇了，很突兀，自由酒會的中場，她才姍姍而來的，一身入時的裝飾，非常出色，悅目，她卓立現場，嬌艷欲滴，彷彿來自月宮的嫦娥呀！

他欣賞她的風姿，有驚艷的神情，痴然凝視，心中有分外的喜興，驀地，她朝他淺笑，頻送秋波，教他受寵若驚，飄飄然的近前，很禮貌的接待，表示歡迎。……………

今晚第一次幽會，馬天山駕座車載她去。……………

馬天山很滿意她的大方，闊綽，錢，滿不在乎。而且旅遊，飛機票，還爭作東道，倒教他大感

意外。像這樣兒幽會的對手，還是他遇見過的許多人中僅見的一人哩！真的，他的艷福真不淺。

她擁有豪華的吃風樓，有女傭，還有厨娘，顯然是閨人藏嬌的金屋，每次幽會，都有令人滿意的享受，他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在這樣的溫柔鄉作嬌客，他很以為榮幸。他早已改變了對她的觀點，亦已經撤除了戒懼的安全網。他是放心的熱戀她了。她會傾訴愛慕的衷心話，流露真情。她恨相見太晚。他於是認定她是個不耐寂寞的富孀，需要愛情的安慰，幾個月來，他已經盡情的給她歡慰和快樂，而他却是財色雙收了。

## (五)

終於，馬天山原先畏葸的事情發生了。

又是照例的幽會，他和她在寧靜的海濱別墅中，恣意歡樂的夜裡，突然闖入來了不速之客，四五個都是陌生的青年。手揚武器，十分凶狠，喊殺喊打，極盡威脅恐嚇的能事。他大吃一驚，給嚇得面青耳綠。——她却悄悄地溜開了。

這樣的深夜，又是獨立的樓房，即使能夠向外呼救求援，這種醜事，可不便張揚的呵！

馬天山陷于四面楚歌的絕境，直如俎上魚肉，只有任人宰割了。他明白目前的危險，對方可能隨時「撕票」洩恨的，心中惶懼萬分，却還力持鎮定，靜候對方的擺佈。條件是領頭的一人提出的，竟是那麼苛，毫無轉圜餘地。

安全第一。爲了保密，保持原有的聲名地位，更爲了遮醜，他自忖：金錢是身外物，性命却是

無處買的，留得青山在，來日方長，那怕不能復興？好吧，破財解厄，消災，他終於被迫投降，簽了城下盟。不，是吃風樓上的秘密交易，忍痛答應付出鉅額的遮羞費。幾乎是傾其所有奉獻哩！確數若干？誰也不知道。

## （六）

號稱百萬富翁的太平局紳，馬天山忽然的消沉，不知去向了。帶累他經營的米行和鋸枋廠，同時宣告歇業，清盤。這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亦是人們談笑的好資料，成百萬元的一隻「黃腳鷄」，代價真夠大呵！

江大川可快意了，第一號敵手倒下去了。他有點幸災樂禍，企圖取替米行業那「唯我獨尊」的地位，至于使出斷然手段，對於外埠來貨的賬項，要憑他的愛憎而付？不付？這和高司理原定的方針相抵觸，亦影响了信譽，高司理勸說無效，遂起爭執。江大川擺起架子，大發牛脾氣，當面侮辱高司理，誣他在他坐監期間，偷吃了便宜，數以千計。高司理辯說在營業上的貢獻很大，有功而無過，怎能受冤屈？結果是鬧僵了。江大川老羞成怒，索性辭掉高司理，還下逐客令，即時離去。

這是一場引人注目的風波，市井的批評，都說江大川苛刻，是反常的舉動。但他仍然固執他的偏見，使得有地位的調解人難堪，下不了台，便只好上法庭公決了。

而今，江大川以山城的「米王」自居，喜氣洋洋，要展威風了。他駕座車四出招搖，奔馳來去，煞有介事，忙得不亦樂乎。到底他搞什麼玄虛，誰也不知內情。約莫一月左右，他開車出門，那

裡料到竟在市郊的大路旁邊，撞上大樹頭，車毀人亡了。真是有鬼嗎？這裡是平直的坦途，從來不會發生意外啊！

這又是駭人的新聞，幾乎震撼全山城，大快人心呀！巴刹裡的菜販、魚販，公開議論，大都不值他的專橫，剝削勞工大眾的血汗錢。而又忤逆生母，遭到了天譴。尤其是他的親八嬭，一肚子的悶氣，這回是開心的笑了。她說：「太鼻橫，果然無好死，四十幾歲，夭壽，夭壽！」她很得意，彷彿怨恨全消了。

江大川死了，他的米行無聲的停歇。外埠的債主，會同銀行，委託律師和會計師，進行辦理清盤，拍賣產業，填還透支的赤字，餘款分還債主。原來是「虛花」，先前的光榮，都化為烏有，隨風消逝了。

江大川跟馬天山，無獨有偶的自毀了。

他們的失敗，倒台，自然是親者痛，仇者快。快意的人們，振振有詞了。「少年得志，家門不幸。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逃的躲，死的死，還能驕傲嗎？這就是報應啊！」

真有報應嗎？像這樣老年人的傳統觀念——論調，對於社會人生，尤其是年輕的一輩，會不會有影响的效用？人生舞台上的許多角色，還不是在勾心鬥角的掙錢、奪利？甚而至于不擇手段啊！

## 後記

照例，出一本書，要有序，要後記；其用意，無非是捧捧場，宣揚什麼的。再就是自我推介，吹一吹法螺，抬高聲價。然而，作爲一介平凡的書生，像我，雖和文字結緣許多年，寫呀寫的，始終在學習的途程上趑趄，既無名堂，亦無有可觀的成績，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今兒是破題兒第一遭哪！「火玫瑰」是我的第一個集子。我希望是個良好的開端。

嚴格的說，我寫小說，純然是課餘玩票，只能算是「半路出家」，略嫌太遲了。一九五四年試筆，寫了一篇「古城之戀」，在「星期六」周刊發表了，覺得太平淡，落俗。想想，不如藏拙的好。短篇小說的難寫，是文藝界公認的事實。結構要謹嚴，布局要新穎詭奇，情節要曲折生動，人物的個性要顯明突出，修辭要簡潔洗煉，行文流利自不消說。這幾個必備的條件，要不是操之極熟的老手，豈能猝辦？也許這是我不能多寫的原因了？好的是，我有濃厚的興趣，更有恆心和毅力，一直在進修和磨練，終於約略的摸到了門徑。但還得歸功於「病神」的賜助哩！

一九六四年中，我因病在醫院療養了半年多，真太無聊。才鼓足勇氣，再度試筆，寫了兩萬字的一個短篇，却嘗到退稿的滋味，很洩氣！但我沒有灰心，反而激發了好勝的雄心，再三的推究；素材很好，主題亦還正確，文字修辭都沒有毛病，到底爲什麼？我把原稿凍結起來。致力閱讀名家的著作，細心的推敲，比較，終於尋出了自己的「病情」。原來是結構欠佳，平鋪直敘，有如流水帳，實在無可取。我於是構思，重新安排布局，使情節曲折生動，而且有出人意表的結局。然後，

把原稿大力的修改，毫不留情的刪削，去其可有可無的繁文。至於三次易稿，費時一年。繕清起來，面目全非，倒也煥然一新。這就是本書的主題篇「火玫瑰」啦！——六七年四月初，寄給李星可先生的「藝文」，二十四日起分三期刊出。筆名：瘦齋夫。

同年六月，「蕉風」發表「海濱的故事」。後來，國家電台「我們的文壇」挑出來廣播。我有分外的喜興，信心加強了，又陸續寫了幾個短篇，分別在「南洋小說」專欄，「文藝」和「綠野」上發表。「第二齣」是「文藝」的舊稿。「添丁」，「巴王出京」和「自毀」，都是「綠野」上的花朵兒。

「引狼入室」是現實的社會悲劇，是今年的新作，在「小說天地」連載十三日，轟動山城。亦促成我印發單行本的決心。

我承認，我不是創作短篇小說的能手。却能講述故事，編寫人生舞台的悲喜劇。篇中的男女角色，大致都有「模特兒」，遺憾的是，彫琢工夫尚未到家，表現的技巧不大高明。畢竟難以令人滿意。這是有待改進的，亟盼先進的方家勿吝賜教。我是虔誠的期待啊！

「火玫瑰」的印行，多承諸親友好的激勵，復給予物質的支助，卒底於成，隆情厚誼，教我萬分的感激。又得綠野主編林明水君的編排，校對大版，熱心勸助的精神，亦極可貴。尤其難得的是，本邦美術界翹楚、游學巴黎的名畫家謝玉謙先生，替我設計封面，使本書生色不少。此外，併得謝玉謙，黃崖，蕭宏駿，鄭友三諸先生的幫忙，使「火玫瑰」如期開放——出版，教我領受到可貴的友誼。理合一併申謝。

一九七一年十月

東方月謹識